

道德經德清大師解

觀老莊影響論

敘意

西域諸祖造論，以破外道之執，須善自他宗。此方從古經論諸師，未有不善自他宗者。吾宗末學，安於孤陋，昧於同體，視為異物。不能融通教觀，難於利俗。其有初信之士，不能深窮教典。苦於名相支離，難於理會。至於酷嗜老莊為文章淵藪，及其論指歸，莫不望洋而歎也。迨觀諸家註釋，各徇所見，難以折衷。及見口義副墨，深引佛經，每一言有當，且謂一大藏經皆從此出。而惑者以為必當，深有慨焉。余居海上枯坐之餘，因閱楞嚴法華次，有請益老莊之旨者，遂蔓衍及此以自決。非敢求知於真人，以為必當之論也。且慨從古原教破敵者，發藥居多，而啟膏肓之疾者少。非不妙投，第未診其病源耳。是故余以唯心識觀而印決之。如摩尼圓照，五色相鮮，空谷傳聲，眾響斯應。苟唯心識而觀諸法，則彼自不出影響間也。故以名論。

論教源

嘗觀世之百工技藝之精，而造乎妙者，不可以言傳。效之者，亦不可以言得。況大道之妙，可以口耳授受，語言文字而致哉。蓋在心悟之妙耳。是則不獨參禪，貴在妙悟。即世智辯聰治世語言，資生之業，無有一法不悟而得其妙者。妙則非言可及也。故吾佛聖人說法華，則純譚實相。乃至妙法，則未措一詞。但云如是而已。至若悟妙法者，但云善說法者。治世語言資生業等，皆順正法。而華嚴五地聖人，善能通達世間之學。至於陰陽術數，圖書印璽，醫方辭賦，靡不該練，然後可以涉俗利生。故等覺大士，現十界形。應以何身何法得度，即現何身何法而度脫之。由是觀之，佛法豈絕無世諦，而世諦豈盡非佛法哉。由人不悟大道之妙，而自畫於內外之差耳。道豈然乎。竊觀古今衛道藩籬者，在此，則曰彼外道耳。在彼，則曰此異端也。大而觀之，其猶貴賤偶人，經界太虛，是非日月之光也。是皆不悟自心之妙而增益其戲論耳。蓋古之聖人無他，特悟心之妙者，一切言教，皆從妙悟心中流出，應機而示淺深者也，故曰無不從此法界流，無不還此法界。是故吾人不悟自心不知聖人之心。不知聖人之心，而擬聖人之言者，譬夫場人之欣戚，雖樂不樂，雖哀不哀，哀樂原不出於己有也。哀樂不出於己，而以己為有者，吾於釋聖人之言者見之。

論心法

余幼師孔不知孔。師老不知老。既壯，師佛不知佛。退而入於深山大澤，習靜以觀心焉。由是而知三界唯心，萬法唯識。既唯心識觀。則一切形，心之影也。一切聲，心之響也。是則一切聖人，乃影之端者。一切言教，乃響之順者。由萬法唯心所現。故治世語言資生業等，皆順正法。以心外無法，故法法皆真，迷者執之而不妙。若悟自心，則法無不妙。心法俱妙，唯聖者能之。

論去取

吾佛經盡出自西域，皆從翻譯。然經之來始於漢。至西晉方大盛。晉之譯師，獨稱羅什為最。而什之徒生肇融叡四公，僧之麟鳳也。而什得執役。然什於肇亦曰。余解不謝子，文當相揖耳。蓋肇尤善老莊焉。然佛經皆出金口所宣。而至此方，則語多不類。一經而數譯者有之。以致淺識之疑。殊不知理實不差。文，在譯人之巧拙耳。故藏經凡出什之手者，文皆雅致。以有四哲左右焉。故法

華理深辭密曲盡其妙不在言。而維摩文勢宛莊，語其理自昭著。至於肇四論，則渾然無隙。非具正法眼者，斷斷難明。故惑者非之。以空宗莊老孟浪之談宜矣。清涼觀國師，華嚴菩薩也。至疏華嚴，每引擎論，必曰肇公，尊之也。嘗竊論之。藉使肇見不正，則什何容在座。什眼不明，則譯何以稱尊。若肇論不經，則觀又何容口。古今質疑頗多，而概不及此，何哉。至觀華嚴疏，每引老莊語甚夥。則曰取其文不取其意。圭峰則謂二氏不能原人。宗鏡闢之尤著。然上諸師，皆應身大士，建大法幢者，何去取相左如此。嘗試論之。抑各有所主也。蓋西域之語，質直無文，且多重複。而譯師之學，不善兩方者，則文多鄙野，大為理累。蓋中國聖人之言，除五經束於世教，此外載道之言者，唯老一書而已。然老言古簡，深隱難明。發揮老氏之道者，唯莊一人而已。筆乘有言。老之有莊，猶孔之有孟。斯言信之。然孔稱老氏猶龍。假孟而見莊豈不北面耶。間嘗私謂中國去聖人，即上下千古負超世之見者，去老唯莊一人而已。載道之言廣大自在，除佛經，即諸子百氏究天人之學者，唯莊一書而已。藉令中國無此人，萬世之下不知有真人。中國無此書，萬世之下不知有妙論。蓋吾佛法廣大微妙。譯者險辭以濟之，理必沈隱。如楞伽是已。是故什之所譯稱最者，以有四哲為之輔佐故耳。觀師有言。取其文不取其意。斯言有由矣。設或此方有過老莊之言者。肇必捨此而不顧矣。由是觀之。肇之經論用其文者。蓋肇宗法華。所謂善說法者，世諦語言資生業等，皆順正法。乃深造實相者之所為也。圭峰少而宗鏡遠之者。孔子作春秋，假天王之令而行賞罰。二師其操法王之權而行褒貶歟。清涼則渾融法界，無可無不可者。故取而不取。是各有所主也。故余於法華見觀音三十二應。則曰應以婆羅門身得度，即現其身而為說法。至於妙莊嚴二子則曰汝父信受外道，深著婆羅門法。且二子亦悔生此邪見之家。蓋此方老莊，即西域婆羅門類也。然此剛為現身說法，旋即斥為外道邪見，何也。蓋在著與不著耳。由觀音圓通無礙，則不妨現身說法。由妙莊深生執著，故為外道邪見。是以聖人教人，但破其執，不破其法。是凡執著音聲色相者非正見也。

論學問

余每見學者披閱經疏，忽撞引及子史之言者，如攔路虎，必驚怖不前。及教之親習。則曰彼外家言耳。掉頭弗顧。抑嘗見士君子為莊子語者，必引佛語為證。或一言有當。且曰佛一大藏盡出於此。嗟乎。是豈通達之謂耶。質斯二者。學佛而不通百氏。不但不知世法。而亦不知佛法。解莊而謂盡佛經。不但不知佛意。而亦不知莊意。此其所以難明也。故曰自大視細者不盡。自細視大者不明。余嘗以三事自勸曰。不知春秋，不能涉世。不知老莊，不能忘世。不參禪，不能出世。知此，可與言學矣。

論教乘

或問。三教聖人本來一理，是果然乎。曰。若以三界唯心，萬法唯識而觀。不獨三教本來一理。無有一事一法，不從此心之所建立。若以平等法界而觀。不獨三聖本來一體。無有一人一物，不是毗盧遮那海印三昧威神所現。故曰不壞相而緣起，染淨恆殊。不捨緣而即真，聖凡平等。但所施設，有圓融行布，人法權實之異耳。圓融者。一切諸法，但是一心。染淨融通，無障無礙。行布者。十界五乘五教理事因果淺深不同。所言十界謂四聖六凡也。所言五教謂小始終頓圓也。所言五乘，謂人天聲聞緣覺菩薩也。佛則最上一乘矣。然此五乘，各有修進，因果階差，條然不紊。所言人者，即蓋載兩間，四海之內，君長所統者是已。原其所修，以五戒為本。所言天者，即欲界諸天，帝釋所統。原其所修，以上品十善為本。色界諸天，梵王所統。無色界諸天，空定所持。原其所修，上品十善，以有漏禪九次第定為本。此二乃界內之因果也。所言聲聞所修，以四諦為本。緣覺所修，以十二因緣為本。菩薩所修，以六度為本。此三乃界外之因果也。佛則圓悟一心，妙契三德。攝而為一，故曰圓融。散而為五，故曰行布。然此理趣，諸經備載。由是觀之。則五乘之法，皆是佛法。

五乘之行，皆是佛行。良由眾生根器大小不同，故聖人設教淺深不一。無非應機施設，所謂教不躐等之意也。由是證知孔子，人乘之聖也。故奉天以治人。老子，天乘之聖也。故清淨無欲，離人而入天。聲聞緣覺，超人天之聖也。故高超三界，遠越四生，棄人天而不入。菩薩，超二乘之聖也。出人天而入人天。故往來三界，救度四生，出真而入俗。佛則超聖凡之聖也。故能聖能凡，在天而天，在人而人。乃至異類分形，無往而不入。且夫能聖能凡者，豈聖凡所能哉。據實而觀，則一切無非佛法，三教無非聖人。若人若法，統屬一心。若事若理，無障無礙。是名為佛。故圓融不礙行布，十界森然。行布不礙圓融，一際平等。又何彼此之分，是非之辯哉。故曰，或邊地語說四諦。或隨俗語說四諦。蓋人天隨俗而說四諦者也。原彼二聖，豈非吾佛密遣二人而為佛法前導者耶。斯則人法皆權耳。良由建化門頭，不壞因果之相。三教之學皆防學者之心。緣淺以及深，由近以至遠，是以孔子欲人不為虎狼禽獸之行也。故以仁義禮智授之。姑使捨惡以從善，由物而入人。修先王之教，明賞罰之權。作春秋以明治亂之跡。正人心，定上下，以立君臣父子之分。以定人倫之節。其法嚴，其教切，近人情而易行。但當人欲橫流之際，故在彼汲汲猶難之。吾意中國非孔氏，而人不為禽獸者幾希矣。雖然，孔氏之跡固然耳。其心豈盡然耶。況彼明言之曰，毋意毋必毋固毋我。觀其濟世之心豈非據菩薩乘，而說治世之法者耶。經稱儒童，良有以也。而學者不見聖人之心將謂其道如此而已矣。故執先王之跡以挂功名，堅固我執。肆貪欲而為生累。至操仁義而為盜賊之資，啟攻鬥之禍者有之矣。故老氏愍之曰，斯尊聖用智之過也。若絕聖棄智，則民利百倍。剖斗折衡，則民不爭矣。甚矣，貪欲之害也。故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。故其為教也，離欲清淨。以靜定持心，不事於物。澹泊無為，此天之行也。使人學此，離人而入於天。由其言深沈，學者難明。故得莊子起而大發揚之。因人之固執也深，故其言之也切。至於誹堯舜，薄湯武，非大言也。絕聖棄智之謂也。治推上古，道越羲皇，非漫談也。甚言有為之害也。詆訾孔子，非詆孔子，詆學孔子之跡者也。且非實言，乃破執之言也。故曰寓言十九，重言十七，訶教勸離，隳形泯智。意使離人入天，去貪欲之累故耳。至若精研世故，曲盡人情，破我執之牢關，去生人之大累。寓言曼衍，比事類辭，精切著明，微妙玄通工，深不可識。此其說人天法，而具無礙之辯者也。非夫現婆羅門身而說法者耶。何其遊戲廣大之若此也。枇糠塵世，幻化死生，解脫物累，逍遙自在，其超世之量何如哉。嘗謂五伯僭竊之餘，處士橫議，充塞仁義之途。若非孟氏起而大闢之。吾意天下後世難言矣。況當群雄吞噬之劇。舉世顛暝，亡生於物欲，火馳而不返者眾矣。若非此老崛起，攘臂其間。後世縱有高潔之士，將亦不知軒冕為桎梏矣。均之濟世之功，又何如耶。然其工夫由靜定而入，其文字從三昧而出。後人以一曲之見而窺其人，以濁亂之心而讀其書，茫然不知所歸趣。苟不見其心而觀其言，宜乎驚怖而不入也。且彼亦曰，萬世之後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，是旦暮遇之也。然彼所求之大聖，非佛而又其誰耶。吾意彼為吾佛破執之前矛，斯言信之矣。世人於彼尚不入，安能入於佛法乎。

論工夫

吾教五乘進修工夫，雖各事行不同。然其修心，皆以止觀為本。故吾教止觀，有大乘，有小乘，有人天乘，四禪八定，九通明禪。孔氏亦曰，知止而後有定。又曰，自誠明。此人乘止觀也。老子曰，常無欲以觀其妙，常有欲以觀其微。又曰，萬物並作，吾以觀其復。莊子亦曰，莫若以明。又曰聖人不由而照之於天。又曰，人莫鑑於流水，而鑑於止水。惟止，能止眾止也。又曰，大定持之。至若百骸九竅，賅而存焉。吾誰與為親。又曰，咸其自取。怒者其誰耶。至若黃帝之退居，顏子之心齋，文人承蜩之喻，仲尼夢覺之論。此其靜定工夫。舉皆釋形去智，離欲清淨。所謂厭下苦羸障，欣上淨妙離。冀去人而入天。按教所明，乃捨欲界生，而生初禪者。故曰，宇泰定者，發乎天光。此天乘止觀也。首楞嚴曰，一切世間所修心人，愛染不生，無留欲界。是人應念身為梵侶。又曰，欲習既除，離欲心現。是人應時能行梵德，名為梵輔。又曰，清淨禁戒，加以明悟。是人應時能統梵眾，為大梵王。又曰，此三勝流，一切煩惱所不能逼。雖非正修真三摩地。清淨心中，諸漏不動，

名為初禪。至於澄心不動，湛寂生光，倍倍增勝，以歷二三四禪。精見現前，陶鑄無礙。以至究竟群幾，窮色性性，入無邊際，名色究竟天。此其證也。由是觀之，老氏之學，若謂大患莫若於有身，故滅身以歸無。勞形莫先於有智，故釋智以淪虛。此則有似二乘。且出無佛世，觀化知無，有似獨覺。原其所宗，虛無自然，即屬外道。觀其慈悲救世之心，人天交歸，有無雙照，又似菩薩。蓋以權論。正所謂現婆羅門身而說法者。據實判之，乃人天乘精修梵行而入空定者也。所以能濟世者，以大梵天王為娑婆主，統領世界，說十善法，救度眾生。據華嚴地上菩薩為大梵王。至其梵眾，皆實行天人，由人乘而修天行者，此其類也無疑矣。吾故曰，莊語純究天人之際，非孟浪之談也。

論行本

原夫即一心而現十界之像。是則四聖六凡，皆一心之影響也。豈獨人天為然哉。究論修進階差，實自人乘而立。是知人為凡聖之本也。故裴休有言曰，鬼神沈幽愁之苦。鳥獸懷獠狽之悲。脩羅方瞋。諸天耽樂。可以整心慮，趣菩提，唯人道為能耳。由是觀之，捨人道無以立佛法，非佛法無以盡一心。是則佛法以人道為鎡基，人道以佛法為究竟。故曰，菩提所緣，緣苦眾生。若無眾生，則無菩提。此之謂也。所言人道者，乃君臣父子夫婦之間，民生日用之常也。假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，不識不知，無貪無競，如幻化人。是為諸上善人俱會一處。即此世界為樂之國矣。又何庸夫聖人哉。奈何人者，因愛欲而生，愛欲而死。其生死愛欲者，財色名食睡耳。由此五者，起貪愛之心，構攻鬥之禍。以致君不君，臣不臣，父不父，子不子。雖先王之賞罰，不足以禁其心。適一己無厭之欲，以結未來無量之苦。是以吾佛愍之曰，諸苦所因貪欲為本。若滅貪欲，無所依止。故現身三界，與民同患。乃說離欲出苦之要道耳。且不居天上而乃生於人間者，正示十界因果之相，皆從人道建立也。然既處人道，不可不知人道也。故吾佛聖人不從空生，而以淨梵為父摩耶為母者，示有君親也。以耶輸為妻，示有夫婦也。以羅侯為子，示有父子也。且必捨父母而出家，非無君親也，割君親之愛也。棄國榮而不顧，示名利為累也。擲妻子而遠之，示貪欲之害也。入深山而苦修，示離欲之行也。先習外道四遍處定，示離人而入天也。捨此而證正遍正覺之道者，示人天之行不足貴也。成佛之後，入王宮而昇父棺，上切利而為母說法，示佛道不捨孝道也。依人間而說法，示人道揚趣菩提也。假王臣為外護，示處世不越世法也。此吾大師示現度生之楷模，垂誠後世之弘範也。嗟乎，吾人為佛弟子，不知吾佛之心。處人間世，不知人倫之事。與之論佛法，則儻侗真如，瞞頂佛性。與之論世法，則觸事面牆，幾如禱味，與之論教乘，則曰枝葉耳，不足尚也。與之言六度，則曰菩薩之行，非吾所敢為也。與之言四諦，則曰彼小乘耳，不足為也。與之言四禪八定，則曰彼外道所習耳，何足齒也。與之言人道，則茫不知君臣父子之分，仁義禮智之行也。嗟乎，吾人不知何物也。然而好高慕遠，動以口耳為借資。竟不知吾佛教人出世，以離欲之行為第一也。故曰離欲寂靜，最為第一。以余生人道，不越人乘，故幼師孔子。以知人欲為諸苦本，志離欲行，故少師老莊。以觀三界唯心，萬法唯識，知十界唯心之影響也，故皈命佛。

論宗趣

老氏所宗虛無大道。即楞嚴所謂晦昧為空，八識精明之體也。然吾人迷此妙明一心而為第八阿賴耶識。依此而有七識為生死之根。六識為造業之本。變起根身器界生死之相。是則十界聖凡，統皆不離此識。但有執破染淨之異耳。以欲界凡夫，不知六塵五欲境界，唯識所變。乃因六識分別，起貪愛心，固執不捨。造種種業，受種種苦。所謂人欲橫流。故孔子設仁義禮智教化為隄防，使思無邪，姑捨惡而從善。至於定名分，正上下，然其道未離分別。即所言靜定工夫。以唯識證之。斯乃斷前六識分別邪妄之思，以祛鬥諍之害。而要歸所謂妙道者，乃以七識為指歸之地。所謂生機道原。故曰生生之謂易是也。至若老氏以虛無為妙道，則曰谷神不死。又曰死而不亡者壽。又曰生生

者不生。且其教以絕聖棄智忘形去欲為行，以無為為宗極，斯比孔則又進。觀生機深脈，破前六識分別之執。伏前七識生滅之機。而認八識精明之體即楞嚴所謂罔象虛無微細精想者，以為妙道之源耳。故曰，惚兮恍，其中有象。恍兮惚，其中有物。以其此識乃全體無明，觀之不透。故曰，杳杳冥冥，其中有精。以其識體不思議熏不思議變。故曰玄之又玄。而稱之曰妙道。以天地萬物皆從此中變現。故曰，天地之根，眾妙之門。不知其所以然而然，故莊稱自然。且老乃中國之人也。未見佛法，而深觀至此，可謂捷疾利根矣。借使一見吾佛而印決之，豈不頓證真無生耶。吾意西涉流沙，豈無謂哉。大段此識，深隱難測。當佛未出世時，西域九十六種，以六師為宗。其所立論百什，至於得神通者甚多，其書又不止此方之老莊也。洎乎吾佛出世，靈山一會，英傑之士，皆彼六師之徒。且其見佛，不一言而悟。如良馬見鞭影而行，豈非昔之工夫有在。但邪執之心未忘，故令見佛，只在點化之間以破其執耳。故佛說法原無贅語，但就眾生所執之情，隨宜而擊破之。所謂以楔出楔者，本無實法與人也。至於楞嚴會上，微細披剝，次第徵辯，以破因緣自然之執，以斷凡夫外道二乘之疑。而看教者不審乎此，但云彼西域之人耳，此東土之人也。人有彼此，而佛性豈有二耶。且吾佛為三界之師，四生之父。豈其說法，止為彼方之人，而此十萬里外，則絕無分耶。然而一切眾生，皆依八識而有生死。堅固我執之情者，豈只彼方眾生有執，而此方眾生無之耶。是則此第八識，彼外道者，或執之為冥諦，或執之為自然，或執之為因緣，或執之為神我。即以定修心生於梵天，而執之為五現涅槃。或窮空不歸，而入無色界天。伏前七識生機不動。進觀識性，至空無邊處，無所有處，以極非非想處。此乃界內修心，而未離識性者。故曰，學道之人不識真，只為從前認識神，無量劫來生死本，癡人認作本來人者，是也。至於界外聲聞，已滅三界見思之惑，已斷三界生死之苦，已證無為寂滅之樂。八識名字尚不知，而亦認為涅槃，將謂究竟歸寧之地。且又親從佛教得度，猶費吾佛四十年彈訶淘汰之功。至於法華會上，猶懷疑佛之意，謂以小乘而見濟度。雖地上菩薩，登七地已，方捨此識，而猶異熟未空。由是觀之，八識為生死根本，豈淺淺哉。故曰，一切世間諸修行人，不能得成無上菩提。乃至別成聲聞緣覺，及成外道，諸天魔王，及魔眷屬，皆由不知二種根本。一者無始生死根本，則汝今者與諸眾生，用攀緣心為自性者。二者無始涅槃元清淨體，則汝今者識精元明，能生諸緣，緣所遺者。正此之謂也。噫，老氏生人間世，出無佛世，而能窮造化之原，深觀至此。即其精進工夫，誠不易易。但未打破生死窠窟耳。古德嘗言，孔助於戒，以其嚴於治身。老助於定，以其精於忘我。二聖之學，與佛相須而為用，豈徒然哉。據實而論，執孔者，涉因緣，執老者，墮自然。要皆未離識性，不能究竟一心故也。佛則離心意識，故曰，本非因緣，非自然性，方徹一心之源耳。此其世出世法之分也。故佛所破，正不止此。即出世三乘，而亦皆在其中矣。世人但見莊子誹堯舜薄湯武，詆訾孔子之徒，以為驚異。若聞世尊訶斥二乘以為焦芽敗種悲重菩薩以為佛法闡提，又將何如耶。然而佛訶二乘，非訶二乘，訶執二乘之跡者，欲其捨小趣大也。所謂莊詆孔子，非詆孔子，詆學孔子之跡者，欲其絕聖棄智也。要皆遣情破執之謂也。若果情忘執謝，其將把臂而遊妙道之鄉矣。方且歡忻至樂之不暇，又何庸夫憤憤哉。此其華嚴地上菩薩，而於塗炭事火臥棘投鍼之儔，靡不現身其中，與之而作師長也。苟非佛法，又何令彼入佛法哉。故彼六師之執幟，非佛不足以拔之。吾意老莊之大言，非佛法不足以證嚮之。信乎遊戲之談，雖老師宿學，不能自解免耳。今以唯心識觀，皆不出乎響矣。

此論初意，蓋予居海上時，萬歷戊子冬，乞食王城，嘗與洞觀居士夜談所及，居士大為撫掌。庚寅夏日，始命筆焉。藏之既久，向未拈出。甲午冬，隨緣王城，擬請益於弱侯焦太史，不果。明年乙未春，以弘法罹難，其草業已遺之海上矣。仍遣侍者往殘簡中搜得之。秋蒙恩遣雷陽，達觀禪師，由匡廬杖策候予於江上。冬十一月，予方渡江，晤師於旅泊庵，夜坐出此，師一讀三歎曰，是足以祛長迷也。即命弟子如奇，刻之以廣法施。予固止之。戊戌夏，予寓五羊時，與諸弟子結制壘壁間，為眾演楞嚴宗旨，門人寶貴，見而歎喜，願竭力成之，以卒業焉。噫，欲識佛性義，當觀時節因緣。此區區片語，誠不足為法門重輕。初意於十年之前，而克成於十年之後，作之於東海之東，

而行之於南海之南。豈機緣偶會而然耶。道與時也，庸可強乎。然此，蓋因觀老莊而作也，故以名論。

萬歷戊戌除日憨山道人清書於楞伽室。

老子道德經解

病後俗冗，近始讀大製曹谿通志，及觀老莊影響論等書，深為歎服。所謂不知春秋。不能涉世。不知老莊，不能忘世。不參禪，不能出世。及孔子人乘之聖。老子天乘之聖。佛能聖能凡能人能天之聖。如此之類，百世不易之論也。起原再稽顙。

註道德經序

予少喜讀老莊，苦不解義。惟所領會處，想見其精神命脈，故略得離言之旨。及搜諸家註釋則多以己意為文，若與之角，則義愈晦。及熟玩莊語，則於老恍有得焉。因謂註乃人人之老莊，非老莊之老莊也。以老文簡古而旨幽玄，則莊實為之註疏。苟能懸解，則思過半矣。空山禪暇，細玩沈思，言有會心，即託之筆。必得義遺言，因言以見義。或經句而得一語，或經年而得一章。始於東海，以至南粵，自壬辰以至丙午，周十五年乃能卒業。是知古人立言之不易也。以文太簡，故不厭貫通，要非枝也。嘗謂儒宗堯舜，以名為教，故宗於仁義。老宗軒黃，道重無為，如云失道德而後仁義。此立言之本也。故莊之誹薄，殊非大言，以超俗之論則駭俗，故為放而不收也。當仲尼問禮，則歎為猶龍，聖不自聖，豈無謂哉。故老以無用為大用，苟以之經世，則化理治平，如指諸掌。尤以無為為宗極，性命為真修。即遠世遺榮，殆非矯矯。苟得其要，則真妄之途，雲泥自別。所謂真以治身，緒餘以為天下國家，信非誣矣。或曰，子之禪，貴忘言，乃嘵嘵於世諦，何所取大耶。予曰，不然。鴉鳴鵲噪，咸自天機。蟻聚蜂遊，都歸神理。是則何語非禪，何法非道。況釋智忘懷之談，詎非入禪初地乎。且禪以我蔽，故破我以達禪，老則先登矣。若夫玩世蜉蝣，尤當以此為樂土矣。註成，始刻於嶺南。重刻於五雲南岳與金陵。今則再刻於吳門。以尚之者眾，故施不厭普矣。

老子傳

按史記，老子者，楚苦（音怙）縣厲（音賴）鄉曲仁里人也。姓李氏，名耳，字伯陽，諡曰聃。周守藏室之史也。（亦云柱下史）孔子適周，將問禮於老子。老子曰，子所言者，其人與骨皆已朽矣。獨其言在耳。君子得其時則駕。不得其時，則蓬累而行。（蓬累，箛笠也。首戴之而行，言無車蓋也。）吾聞之，良賈深藏若虛。君子盛德，容貌若愚。去子之驕氣與多欲，態色與淫志，是皆無益於子之身。吾所以告子者，若是而已。孔子去，謂弟子曰，鳥，吾知其能飛。魚，吾知其能遊。獸，吾知其能走。走者可以為網。遊者可以為綸。飛者可以為矰。至於龍，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。吾今見老子，其猶龍耶。老子修道德，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。居周久之，見周之衰，迺遂去。至關，關令尹喜曰，子將隱矣，強為我著書。於是老子遂著書上下篇，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，而去，莫知所終。老子生周定王三年。母孕八十年而生。生而皓首，故稱老子。

發明宗旨

老氏所宗，以虛無自然為妙道。此即楞嚴所謂分別都無，非色非空，拘舍離等，昧為冥諦者，是已。此正所云八識空昧之體也。以其此識，最極幽深，微妙難測，非佛不足以盡之。轉此則為大圓鏡智矣。菩薩知此，以止觀而破之，尚有分證。至若聲聞不知，則取之為涅槃。西域外道梵志不知，則執之為冥諦。此則以為虛無自然妙道也。故經曰，諸修行人，不能得成無上菩提。乃至別成聲聞緣覺，諸天外道魔王，及魔眷屬，皆由不知二種根本。錯亂修習，猶如煮沙欲成佳饌，縱經塵劫終不能得。云何二種，一者無始生死根本，則汝今者與諸眾生，用攀緣心為自性者。二者無始涅槃清淨體，則汝今者識精元明，能生諸緣，緣所遺者。此言識精元明，即老子之妙道也。故曰，杳杳冥冥，其中有精，其精甚真。由其此體至虛至大，故非色。以能生諸緣，故非空。不知天地萬物皆從此識變現，乃謂之自然。由不思議熏，不思議變，故謂之妙。至精不雜，故謂之真。天地壞而此體不壞，人身滅而此性常存，故謂之常。萬物變化，皆出於此，謂之天地之根，眾妙之門。凡遇書中所稱真常玄妙，虛無大道等語。皆以此印證之，則自有歸趣。不然，則茫若捕風捉影矣。故先示於此。臨文不煩重出。

發明趣向

愚謂看老莊者，先要熟覽教乘，精透楞嚴。融會吾佛破執之論，則不被他文字所惑。然後精修靜定，工夫純熟，用心微細，方知此老工夫苦切。然要真真實實看得身為苦本，智為累根，自能隳形釋智。方知此老真實受用至樂處。更須將世事一一破，人情一一觀透，虛懷處世，目前無有絲毫障礙。方見此老真實逍遙快活，廣大自在，儼然一無事道人。然後不得已而應世，則不費一點氣力端然無為而治。觀所以教孔子之言，可知已。莊子一書，乃老子之注疏。故愚所謂老之有莊，如孔之有孟。是知二子所言，皆真實話，非大言也。故曰，吾言甚易知，甚易行，天下莫能知，莫能行。而世之談二子者，全不在自己工夫體會。只以語言文字之乎者也而擬之，故大不相及。要且學疏狂之態者有之，而未見有以靜定工夫而入者。此其所謂知我者希矣。冀親二子者當作如是觀。

發明工夫

老子一書，向來解者例以虛無為宗。及至求其入道工夫，茫然不知下手處。故予於首篇，將觀無觀有一觀字，為入道之要，使學者易入。然觀照之功最大，三教聖人皆以此示人。孔子則曰，知止而后有定。又曰，明明德。然知明，即了悟之意。佛言止觀，則有三乘止觀，人天止觀，淺深不同。若孔子，乃人乘止觀也。老子，乃天乘止觀也。然雖三教止觀淺深不同，要其所治之病，俱以先破我執為第一步工夫。以其世人盡以我之一字為病根。即智愚賢不肖，汲汲功名利祿之場，圖為百世子孫之計，用盡機智總之皆為一身之謀。如佛言諸苦所因，貪欲為本，皆為我故。老子亦曰，貴大患若身。以孔聖為名教宗主，故對中下學人，不敢輕言破我執。唯對顏子，則曰克己。其餘但言正心誠意修身而已。然心既正，意既誠，身既修，以此施於君臣父子之間，各盡其誠，即此是道，所謂為名教設也。至若絕聖棄智，無我之旨，乃自受用地，亦不敢輕易舉以於人。唯引而不發，所謂若聖與仁，則吾豈敢。又曰，吾有知乎哉，無知也，有鄙夫問於我，空空如也。至若極力為人處，則曰，克己。則曰，毋意，毋必，毋固，毋我。此四言者，肝膽畢露。然己者，我私。意者，生心。必者，待心。固者，執心。我者，我心。克者，盡絕。毋者，禁絕之辭。教人盡絕此意必固我四者之病也。以聖人虛懷遊世寂然不動，物來順應，感而遂通。用心如鏡，不將不迎，來無所粘，去無蹤跡。身心兩忘，與物無競，此聖人之心也。世人所以不能如聖人者，但有意必固我四者之病，故不自在，動即是苦。孔子觀見世人病根在此，故使痛絕之。即此之教，便是佛老以無我為宗也。且毋字便是斬截工夫，下手最毒。即如法家禁令之言毋得者，使其絕不可有犯，一犯便罪不容赦，只是學者不知耳。至若吾佛說法，雖浩瀚廣大。要之不出破眾生羸細我法二執而已。二執既破，便登

佛地。即三藏經文，皆是破此二執之具。所破之執，即孔子之四病，尚乃羸執耳。世人不知，將謂別有玄妙也。若夫老子超出世人一步，故專以破執立言，要人釋智遺形，離欲清淨。然所釋之智，乃私智，即意必也。所遺之形，即固我也。所離之欲，即己私也。清淨則廓然無礙，如太虛空，即孔子之大公也。是知孔老心法未嘗不符，第門庭施設，藩衛世教，不得不爾。以孔子專於經世。老子專於忘世。佛專於出世。然究竟雖不同，其實最初一步，皆以破我執為主。工夫皆由止觀而入。

發明體用

或曰，三教聖人教人，俱要先破我執。是則無我之體同矣。奈何其用，有經世，忘世，出世，之不同耶。答曰，體用皆同，但有淺深小大之不同耳。假若孔子果有我，是但為一己之私，何以經世。佛老果絕世，是為自度，又何以利生。是知由無我方經世，由利生方見無我，其實一也。若孔子曰，寂然不動，感而遂通天下之故，用也。明則誠，體也。誠則形，用也。心正意誠，體也。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，用也。老子無名，體也。無為而為，用也。孔子曰，惟天惟大，唯堯則之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。又曰，無為而治者，其舜也歟。且經世以堯舜為祖，此豈有名有為者耶。由無我方視天下皆我，故曰，堯舜與人同耳。以人皆同體，所不同者，但我私為障礙耳。由人心同此心，心同則無形礙。故汲汲為之教化，以經濟之。此所以由無我而經世也。老子則曰，常善教人，故無棄人。無棄人，則人皆可以為堯舜。是由無我方利生也。若夫一書所言為而不宰，功成不居等語。皆以無為為經世之大用，又何嘗忘世哉。至若佛，則體包虛空。用周沙界。隨類現身。乃曰，我於一切眾生身中成等正覺。又曰，度盡眾生，方成佛道。又曰，若能使一眾生發菩提心，寧使我身受地獄苦，亦不疲厭。然所化眾生，豈不在世間耶。既涉世度生，非經世而何。且為一人而不厭地獄之苦，豈非汲汲耶。若無一類而不現身，豈有一定之名耶。列子嘗云，西方有大聖人，不言而信，無為而化，是豈有心要為耶。是知三聖無我之體，利生之用，皆同。但用處大小不同耳。以孔子匡持世道，姑從一身以及家國，後及天下，故化止於中國。且要人人皆做堯舜，以所祖者堯舜也。老子因見當時人心澆薄，故思復太古，以所祖者軒黃也。故件件說話，不同尋常，因見得道大難容，故遠去流沙。若佛則教被三千世界，至廣至大，無所揀擇矣。若子思所讚聖人，乃曰，凡有血氣者，莫不尊親。是知孔子體用，未嘗不大，但局時勢耳。正是隨機之法，故切近人情，此體用之辯也。惜乎後世學者，各束於教。習儒者拘。習老者狂。學佛者隘。此學者之弊，皆執我之害也。果能力破我執，則剖破藩籬，即大家矣。

發明歸趣

愚嘗竊謂孔聖若不知老子，決不快活。若不知佛，決不柰煩。老子若不知孔，決不口口說無為而治。若不知佛，決不能以慈悲為寶。佛若不經世，決不在世間教化眾生。愚意孔老，即佛之化身也。後世學佛之徒，若不知老，則直管往虛空裏看將去。目前法法都是障礙，事事不得解脫。若不知孔子，單單將佛法去涉世，決不知世道人情，逢人便說玄妙。如賣死貓頭，一毫沒用處。故祖師亦云，說法不投機，終是閒言語。所以華嚴經云或邊地語說四諦，此佛說法未嘗單誇玄妙也。然隨俗以度生，豈非孔子經世之心乎。又經云，五地聖人。涉世度生，世間一切經書技藝，醫方雜論，圖書印璽種種諸法，靡不該練，方能隨機。故曰，世諦語言資生之業，皆順正法。故儒以仁為本，釋以戒為本。若曰，孝悌為仁之本，與佛孝名為戒。其實一也。以此觀之佛豈絕無經世之法乎。由孔子攘夷狄，故教獨行於中國。佛隨邊地語說四諦，故夷狄皆從其化。此所以用有大小不同耳。是知三教聖人所同者心，所異者跡也。以跡求心，則如蠡測海。以心融跡，則似芥含空。心跡相忘，則萬派朝宗，百川一味。

道，可道，非常道。名，可名，非常名。無名，天地之始。有名，萬物之母。故常無，欲以觀其妙。常有，欲以觀其徼。此兩者同，出而異名，同謂之玄。玄之又玄，眾妙之門。

【註】此章總言道之體用，及入道工夫也。老氏之學，盡在於此。其五千餘言，所敷演者，唯演此一章而已。所言道，乃真常之道。可道之道，猶言也。意謂真常之道，本無相無名，不可言說。凡可言者，則非真常之道矣，故非常道。且道本無名，今既強名曰道，是則凡可名者，皆假名耳，故非常名。此二句，言道之體也。然無相無名之道，其體至虛，天地皆從此中變化而出，故為天地之始。斯則無相無名之道體，全成有相有名之天地，而萬物盡從天地陰陽造化而生成。此所謂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萬物，故為萬物之母。此二句，言道之用也。此下二句，乃入道之工夫。常，猶尋常也。欲，猶要也。老子謂，我尋常日用安心於無，要以觀其道之妙處。我尋常日用安心於有，要以觀其道之徼處。徼，猶邊際也。意謂全虛無之道體，既全成了有名之萬物。是則物物皆道之全體所在，正謂一物一太極。是則只在日用目前，事事物物上，就要見道之實際，所遇無往而非道之所在。故莊子曰，道在稊稗，道在屎尿。如此深觀，纔見道之妙處。此二觀字最要緊。此兩者同已下，乃釋疑顯妙。老子因上說觀無觀有，恐學人把有無二字看做兩邊，故釋之曰，此兩者同。意謂我觀無，不是單單觀無。以觀虛無體中，而含有造化生物之妙。我觀有，不是單單觀有。以觀萬物象上，而全是虛無妙道之理。是則有無並觀，同是一體，故曰，此兩者同。恐人又疑兩者既同，如何又立有無之名，故釋之曰，出而異名。意謂虛無道體，既生出有形天地萬物。而有不能生有，必因無以生有。無不自無，因有以顯無。此乃有無相生，故二名不一，故曰，出而異名。至此恐人又疑既是有無對待，則不成一體，如何謂之妙道，故釋之曰，同謂之玄。斯則天地同根，萬物一體。深觀至此，豈不妙哉。老子又恐學人工夫到此，不能滌除玄覽，故又遣之曰，玄之又玄。意謂雖是有無同觀，若不忘心忘跡，雖妙不妙。殊不知大道體中，不但絕有無之名，抑且離玄妙之跡，故曰，玄之又玄。工夫到此，忘懷泯物，無往而不妙，故曰，眾妙之門。斯乃造道之極也。似此一段工夫，豈可以區區文字者之乎而盡之哉。此愚所謂須是靜工純熟，方見此中之妙耳。

天下皆知美之為美，斯惡已。皆知善之為善，斯不善已。故有無相生，難易相成，長短相形，高下相傾，音聲相和，前後相隨。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，行不言之教。萬物作焉而不辭，生而不有，為而不恃，功成而不居。夫惟不居，是以不去。

【註】此釋前章可名非常名，以明世人居有為之跡，虛名不足尚。聖人處無為之道以御世，功不朽而真名常存之意也。意謂天下事物之理，若以大道而觀，本無美與不美，善與不善之跡。良由人不知道，而起分別取捨好尚之心，故有美惡之名耳。然天下之人，但知適己意者為美。殊不知在我以為美，自彼觀之，則又為不美矣。譬如西施鬢美，東施愛而效之，其醜益甚。此所謂知美之為美，斯惡已。惡，醜也。又如比干，天下皆知為賢善也，紂執而殺之。後世效之以為忠，殺身而不悔。此所謂知善之為善，斯不善已。此皆尚名之過也。是則善惡之名，因對待而有。故名則有無相生，事則難易相成，物則長短相形，位則高下相傾，言則音聲相和，行則前後相隨，此乃必然之勢。譬如世人以尺為長，以寸為短。假若積寸多於尺，則又名寸為長，而尺為短矣。凡物皆然，斯皆有為之跡耳。凡可名者，皆可去。此所謂名可名，非常名也。是以聖人知虛名之不足尚，故處無為之道以應事。知多言之不可用，故行不言之教以化民。如天地以無心而生物，即萬物皆往資焉，不以物多而故辭。雖生成萬物，而不以萬物為己有。雖能生物，而不自恃其能。且四時推移，雖有成物

之功，功成而不居。夫惟不居其功，故至功不朽。不尚其名，故真名常存。聖人處無為之道，亦由是也。蓋萬物作焉已下，皆是說天地之德，以比聖人之德。文意雙關，莊子釋此意極多。

不尚賢，使民不爭。不貴難得之貨，使民不為盜。不見可欲，使心不亂。是以聖人之治，虛其心，實其腹，弱其志，強其骨。常使民無知無欲，使夫知者不敢為也。為無為，則無不治。

【註】此言世人競有為之跡，尚名好利嗜欲之害，教君人者治之之方。以釋上章處無為之事，行不言之教之實效也。蓋尚賢，好名也。名，爭之端也。故曰爭名於朝。若上不好名，則民自然不爭。貴難得之貨，好利也。利，盜之招也。若上不好利，則民自然不為盜。故曰苟子之不欲，雖賞之不竊。所以好名好利者，因見名利之可欲也，故動亂其心以爭競之。若在上者苟不見名利有可欲，則民亦各安其志，而心不亂矣。故曰不見可欲，使心不亂。然利，假物也。人以隋珠為重寶，以之投雀，則飛而去之。色，妖態也。人以西施為美色，麋鹿則見而驟之。名，虛聲也。人以崇高為貴名，許由則避而遠之。食，爽味也。人以太牢為珍羞，海鳥則觴而悲之。是則財色名食，本無可欲。而人欲之者，蓋由人心妄想思慮之過也。是以聖人之治，教人先斷妄想思慮之心，此則拔本塞源，故曰虛其心。然後使民安飽自足，心無外慕，故曰實其腹。然而人心剛強好爭者，蓋因外物誘之，而起奔競之志也。故小人雞鳴而起，孳孳為利，君子雞鳴而起，孳孳為名，此強志也。然民既安飽自足，而在上者則以清淨自正。不可以聲色貨利外誘民心，則民自絕貪求，不起奔競之志，其志自弱，故曰弱其志。民既無求，則使之以鑿井而飲，耕田而食，自食其力，故曰強其骨。如此則常使民不識不知，而全不知聲色貨利之可欲，而自然無欲矣。故曰常使民無知無欲。縱然間有一二黠滑之徒，雖知功利之可欲，亦不敢有妄為攘奪之心矣，故曰使夫知者不敢為也。如上所言，乃不言之教，無為之事也。人君苟能體此而行以治天下，則天下無不治者矣。故結之曰，為無為，則無不治。老子文法極古，然察其微意，蓋多述古。或述其行事，或述其文辭，似此為無為則無不治，乃述上古聖人之行事者。至若是調等語，皆引古語以證今意，或以己意而釋古語者。且其文法機軸，全在結句，是一篇主意。蓋結句，即題目也。讀者知此，則思過半矣。至其句法，有一字一句，二字一句，三字一句者極多。人不知此，都連牽讀去，不但不得老子立言之妙。而亦不知文章之妙也。

道沖，而用之或不盈。淵兮，似萬物之宗。挫其銳。解其紛。和其光。同其塵。湛兮，似或存。吾不知誰之子。象帝之先。

【註】此讚道之體用微妙，而不可測知也。沖，虛也。盈，充滿也。淵，靜深不動也。宗，猶依歸也。謂道體至虛，其實充滿天地萬物。但無形而不可見，故曰用之或不盈。道體淵深寂漠，其實能發育萬物，而為萬物所依歸。但生而不有，為而不宰，故曰似萬物之宗。或，似，皆不定之辭。老子恐人將言語為實，不肯離言體道，故以此等疑辭以遣其執耳。銳，即剛勇精銳。謂人剛銳之志，勇銳之氣，精銳之智，此皆無物可挫。唯有道者能挫之，故曰挫其銳。如子房之博浪，其剛勇可知。大索天下而不得，其精銳可知。此其無可挫之者，唯見挫於圯上老人一草履耳。由子房得此而進之於漢，卒以無事取天下。吾意自莊周以下，而功名之士，得老氏之精者，唯子房一人而已。以此較之，周善體而良善用，方朔得之，則流為詭矣。其他何足以知之。紛，謂是非紛擾。即百氏眾口之辯也。然各是其是，各非其非，此皆無人解之者。唯有道者，以不言之辯而解之。所謂大辯若訥。以道本無言，而是非自泯，故曰解其紛。和，混融也。光，智識銜耀於外。即所謂飾智驚愚，修身明汙者，是也。唯有道者，韜光內照，光而不耀。所謂眾人昭昭，我獨若昏。眾人察察，我獨悶悶。故曰和其光。與俗混一而不分。正謂呼我以牛，以牛應之。呼我以馬，以馬應之。故曰同其塵。然其道妙用如此，變化無方。而其體則湛然不動，雖用而無跡。故曰湛兮或存。要妙如此，而不知其所從來。故曰吾不知誰之子。且而不是有形之物，或象帝之先耶。帝，即天帝。象，或似也。愚謂

此章讚道體用之妙，且兼人而釋者。蓋老子凡言道妙，全是述自己胸中受用境界。故愚亦兼人而解之。欲學者知此，可以體認做工夫。方見老子妙處。字字皆有指歸，庶不肖虛無孟浪之談也。

天地不仁，以萬物為芻狗。聖人不仁，以百姓為芻狗。天地之間，其猶橐籥乎。虛而不屈，動而愈出。多言數窮，不如守中。

【註】此言天地之道，以無心而成物。聖人之道，以忘言而體玄也。仁，好生愛物之心。芻狗，乃縛芻為狗，以用祭祀者。且天地聖人，皆有好生愛物之仁。而今言不仁者，謂天地雖是生育萬物，不是有心要生。蓋由一氣當生，不得生。故雖生而不有。譬如芻狗，本無用之物。而祭者當用，不得不用。雖用而本非有也。故曰天地不仁，以萬物為芻狗。聖人雖是愛養百姓，不是有心要愛。蓋由同體當愛，不得不愛。雖愛而無心。譬如芻狗，雖虛假之物。而尸之者當重，不得不重。雖重而知終無用也。故曰聖人不仁，以百姓為芻狗。猶，似也。橐，即皮鞴。乃鼓風鑄物之器。籥，即管籥。乃承氣出音之器。屈，枉己從人之意。動，猶感觸也。謂橐籥二物，其體至虛而有用，未嘗恃巧而好為。故用不為伸，不用則虛以自處，置之而亦不自以為屈，故曰虛而不屈。且人不用則已。若用之，則觸動其機，任其造作而不休，故曰動而愈出。然道在天地，則生生而不已。道在聖人，則既已為人已愈有，既已與人已愈多。大道之妙如此。惜乎談道者，不知虛無自然之妙。方且眾口之辯說，說而不休，去道轉遠，故曰多言數窮。不若忘言以體玄，故曰不若守中。蓋守中，即進道之功夫也。

谷神不死，是謂玄牝。玄牝之門，是謂天地根。綿綿若存。用之不勤。

【註】此言道體常存，以釋上章虛而不屈，動而愈出之意也。谷，虛而能應者。以譬道體至虛，靈妙而不可測，亙古今而長存，故曰谷神不死。且能生天生地，萬物生生而不已，故曰是謂玄牝。牝，物之雌者。即所謂萬物之母也。門，即出入之樞機。謂道為樞機，萬物皆出於機，入於機。故曰玄牝之門，是謂天地根。綿，幽綿不絕之意。謂此道體至幽至微，綿綿而不絕，故曰若存。愈動而愈出，用之不竭，故曰不勤。凡有心要作，謂之勤。蓋道體至虛，無心而應用，故不勤耳。

天長。地久。天地所以長且久者，以其不自生，故能長生。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。外其身而身存。非以其無私耶。故能成其私。

【註】此言天地以不生故長生，以比聖人忘身故身存也。意謂世人各圖一己之私，以為長久計。殊不知有我之私者，皆不能長久也。何物長久，唯天地長久。然天地所以長久者，以其不自私其生，故能長生。其次則聖人長久，是以聖人體天地之德，不私其身以先人，故人樂推而不厭。故曰後其身而身先。聖人不愛身以喪道，故身死而道存。道存則千古如生，即身存也。故曰外其身而身存。老子言此，乃審問之曰，此豈不是聖人以無私而返成其私耶。且世人營營為一身之謀，欲作千秋之計者，身死而名滅。是雖私，不能成其私，何長久之有。

上善若水。水善，利萬物而不爭。處眾人之所惡，故幾於道矣。居善地。心善淵。與善仁。言善信。政善治。事善能。動善時。夫惟不爭，故無尤。

【註】此言不爭之德，無往而不善也。上，最上。謂謙虛不爭之德最為上善，譬如水也，故曰上善若水。水之善，妙在利萬物而不爭。不爭，謂隨方就圓，無可不可，唯處於下。然世人皆好高而惡下。唯聖人處之。故曰處眾人之惡，故幾於道。幾，近也。由聖人處謙下不爭之德，故無往而

不善。居則止於至善，故曰善地。心則淵靜深默，無往而不定，故曰善淵。與，猶相與。謂與物相與，無往而非仁愛之心，故曰與善仁。言無不誠，故曰善信。為政不爭，則行其所無事，故曰善治。為事不爭，則事無不理，故曰善能。不爭，則用捨隨時，迫不得已而後動，故曰善時。不爭之德如此，則無人怨，無鬼責。故曰夫惟不爭，故無尤矣。

持而盈之，不如其已。揣而銳之，不可長保。金玉滿堂，莫之能守。富貴而驕，自遺其咎。功名遂身退，天之道。

【註】此言知進而不知退者之害，誠人當知止可也。持而盈之不如其已者，謂世人自恃有持滿之術，故貪位慕祿進進而不已。老子意謂雖是能持，不若放下休歇為高，故不如其已。倘一旦禍及其身，悔之不及。即若李斯臨刑，顧謂其子曰，吾欲與若復牽黃犬，出上蔡東門逐狡兔，豈可得乎。此蓋恃善持其盈而不已者之驗也。故云知足常足，終身不辱，知止常止，終身不恥，此之謂也。揣而銳之，不可長保者。揣，揣摩。銳，精其智思。如蘇張善揣摩之術者是也。謂世人以智巧自處，恃其善於揣摩，而更益其精銳之思，用智以取功名，進進而不已。老子謂雖是善能揣摩，畢竟不可長保。如蘇張縱橫之術，彼此相詐，不旋踵而身死名滅，此蓋揣銳之驗也。如此不知止足之人，貪心無厭。縱得金玉滿堂，而身死財散，故曰莫之能守。縱然位極人臣，而驕泰以取禍，乃自遺其咎。此蓋知進不知退者之害也。人殊不知天道惡盈而好謙。獨不見四時乎，成功者退。人若功名遂而身退，此乃得天之道也。

載營魄，抱一能無離乎。專氣致柔，能如嬰兒乎。滌除玄覽，能無疵乎。愛民治國，能無為乎。天門開闔，能無雌乎。明白四達，能無知乎。生之，畜之，生而不有，為而不恃，長而不宰，是謂玄德。

【註】此章教人以造道之方，必至忘知絕跡，然後方契玄妙之德也。載，乘也。營，舊註為魂。楚辭云，魂識路之營營，蓋營營，猶言惺惺，擾動貌。然魂動而魄靜，人乘此魂魄而有思慮妄想之心者。故動則乘魂，營營而亂想。靜則乘魄，昧昧而昏沈。是皆不能抱一也。故楞嚴曰，精神魂魄，遞相離合，是也。今抱一者，謂魂魄兩載，使合而不離也。魂與魄合，則動而常靜，雖惺惺而不亂想。魄與魂合，則靜而常動，雖寂寂而不昏沈。道若如此，常常抱一而不離，則動靜不異，寤寐一如。老子審問學者做工夫能如此。乎者，責問之辭。專氣致柔。專，如專城之專。謂制也。然人賴氣而有生。以妄有緣氣，於中積聚，假名為心。氣隨心行，故心妄動則氣益剛。氣剛而心益動。所謂氣壹則動志。學道工夫，先制其氣不使妄動以薰心，制其心不使妄動以鼓氣，心靜而氣自調柔。工夫到此，則怒出於不怒矣。如嬰兒號而不嗷也。故老子審問其人之工夫能如此乎。滌除玄覽。玄覽者，謂前抱一專氣工夫，做到純熟，自得玄妙之境也。若將此境覽在胸中，執之而不化，則返為至道之病。只須將此亦須洗滌，淨盡無餘，以至於忘知絕跡，方為造道之極。老子審問能如此乎。此三句，乃入道工夫，得道之體也。老子意謂道體雖是精明，不知用上何如，若在上無跡，方為道妙。故向下審問其用。然愛民治國，乃道之緒餘也。所謂道之真以治身，其緒餘土苴以為天下國家。故聖人有天下而不與。愛民治國，可無為而治。老子審問能無為乎。若不能無為，還是不能忘知，雖妙而不妙也。天門，指天機而言。開闔，猶言出入應用之意。雌，物之陰者。蓋陽施而陰受，乃留藏之意。蓋門有虛通出入之意。而人心之虛靈，所以應事接物，莫不由此天機發動。蓋常人應物，由心不虛，凡事有所留藏，故心日萌塞。莊子謂室無空虛，則婦姑勃蹊。心無天遊，則六鑿相攘。此言心不虛也。然聖人用心如鏡，不將不迎，來無所粘，去無蹤跡。所謂應而不藏。此所謂天門開闔而無雌也。老子審問做工夫者能如此乎。明白四達，謂智無不燭也。然常人有智，則用智於外，銜耀見聞。聖人智包天地，而不自有其知。謂含光內照。故曰明白四達而無知。老子問人能如

此乎。然而學道工夫做到如此，體用兩全，形神俱妙，可謂造道之極。其德至妙，可以合乎天地之德矣。且天地之德，生之畜之。雖生而不有，雖為而不恃，雖長而不宰，聖人之德如此，可謂玄妙之德矣。

三十輻共一轂。當其無，有車之用。埴埴以為器。當其無，有器之用。鑿戶牖以為室。當其無，有室之用。故有之以為利，無之以為用。

【註】此言向世人但知有用之用，而不知無用之用也。意謂人人皆知車轂有用，而不知用在轂中一竅。人人皆知器之有用，而不知用在器中之虛。人人皆知室之有用，而不知用在室中之空。以此為譬，譬如天地有形也，人皆知天地有用，而不知用在虛無大道。亦似人之有形，而人皆知人有用，而不知用在虛靈無相之心。是知有雖有用，而實用在無也。然無不能自用，須賴有以濟之。故曰有之以為利，無之以為用。利，猶濟也。老氏之學，要即有以觀無。若即有以觀無，則雖有而不有。是謂道妙。此其宗也。

五色，令人目盲。五音，令人耳聾。五味，令人口爽。馳騁田獵，令人心發狂。難得之貨，令人行妨。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。故去彼取此。

【註】此言物欲之害，教人離欲之行也。意謂人心本自虛明，而外之聲色飲食貨利，亦本無可欲。人以為可欲而貪愛之。故眼則流逸奔色，而失其正見，故盲。耳則流逸奔聲，而失其真聞，故聾。舌則流逸奔味，而失其真味，故爽。心則流逸奔境，而失其正定，故發狂。行則逐於貨利，而失其正操，故有妨。所謂利令智昏，是皆以物欲喪心，貪得而無厭者也。聖人知物欲之為害。雖居五欲之中，而修離欲之行，知量知足。如偃鼠飲河，不過實腹而已。不多貪求以縱耳目之觀也。諺語有之，羅綺千箱，不過一暖，食前方丈，不過一飽，其餘皆為榮觀而已。故云雖有榮觀，燕處超然，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。去貪欲之害，而修離欲之行，故去彼取此。

寵，辱，若驚。貴，大患，若身。何謂寵辱若驚，寵為下，得之若驚，失之若驚，是謂寵辱若驚。何謂貴大患若身，吾所以有大患者，為吾有身。及吾無身，吾有何患。故貴以身為天下，則可寄於天下。愛以身為天下，乃可託於天下。

【註】此言名利之大害，教人重道忘身以祛累也。寵辱若驚者，望外之榮曰寵。謂世人皆以寵為榮，卻不知寵乃是辱。以其若驚。驚，心不安貌。貴大患若身者，崇高之位曰貴，即君相之位。謂世人皆以貴為樂，卻不知貴乃大患之若身。以身喻貴，謂身為苦本，貴為禍根，言必不可免也。此二句立定，向下徵而釋之曰，何謂寵是辱之若驚耶。寵為下，謂寵乃下賤之事耳。譬如僻倖之人，君愛之以為寵也。雖卮酒醢肉必賜之。非此，不見其為寵。及其賜也，必叩頭而噉之。將以為寵。彼無寵者，則傲然而立。以此較之，雖寵實乃辱之甚也。豈非下耶。故曰寵為下。且而未得之也，患得之。既得之也，患失之。是則兢兢得失於眉睫之間，其心未嘗暫自安。由此觀之，何榮之有。故曰得之若驚，失之若驚。此其所以寵是辱也。貴大患若身者，是以身之患，喻貴之患也。然身，乃眾患之本。既有此身，則飢寒病苦，死生大患，眾苦皆歸，必不可免。故曰吾所以有大患者，為吾有身。無身，則無患矣。故曰及吾無身，吾有何患。然位，乃禍之基也。既有此位，則是非交謫，冰炭攻心，眾毀齊至，內則殘生傷性以滅身，外則致寇招尤以取禍，必不可逃。故曰吾所以有大患者，為吾有貴。無貴，則無患矣。故曰貴大患若身。筆乘引王子搜，非惡為君也，惡為君之患也。蓋言貴為君人之患。莊子曰，千金重利，卿相尊位也。子獨不見郊祀之犧牛乎。養食之數歲，衣以文繡，以入太廟。當是之時，雖欲為狐豚，豈可得乎。斯言貴為卿相者之患。老子言苟知身為大患

不可免。則知貴為大患，亦不可免也。然且世人不知貴為大患，返以為榮。愛身取貴，以致終身之累。皆非有道之所為也。唯有道者，不得已而臨蒞天下，不以為己顯。雖處其位，但思道濟蒼生，不以為己榮。此則貴為天下貴，非一己之貴。如此之人，乃可寄之以天下之任。然有道者，處崇高之位，雖愛其身，不是貪位慕祿以自保。實所謂衛生存身以行道。是則愛身，乃為天下愛其身，非私愛一己之身。如此之人，乃可託以天下之權。若以此為君，則無為而治。以此為臣，則功大名顯。故道為天下貴也。故曰貴以身為天下，則可寄於天下。愛以身為天下，乃可託於天下。

視之不見，名曰夷。聽之不聞，名曰希。搏之不得，名曰微。此三者，不可致詰。故混而為一。其上不皦。其下不昧。繩繩兮，不可名。復歸於無物。是謂為無狀之狀。無象之象。是謂惚恍。迎之不見其首。隨之不見其後。執古之道，以御今之有。能知古始。是謂道紀。

【註】此言大道體虛，超乎聲色名相思議之表，聖人執此以御世也。夷，無色也。故視之不可見。希，無聲也。故聽之不可聞。微，無相也。故搏之不可得。搏，取之也。此三者，雖有此名，其實不可致詰。致詰，猶言思議。由其道體混融而不可分，故為一。其上日月不足以增其明，故不皦。皦，明也，其下幽暗不能以昏其禮，故不昧。繩繩，猶綿綿不絕之意。謂道體雖綿綿不絕，其實不可名言。畢竟至虛，雖生而不有，故復歸於無物。杳冥之內，而至精存焉，故曰無狀之狀。惚恍之中，而似有物焉，故曰無象之象，是謂惚恍。此正楞嚴所謂罔象虛無，微細精想耳。由其此體，前觀無始，故迎之不見其首。後觀無終，故隨之不見其後。此乃古始之道也。上皆歷言大道之妙，下言得道之人。然聖人所以為聖人者，蓋執此妙道以御世。故曰執古之道，以御今之有。吾人有能知此古始之道者，即是道統所係也。故曰能知古始，是謂道紀。紀，綱紀。謂統緒也。

古之善為士者，微妙玄通，深不可識。夫惟不可識。故強為之容。豫若冬涉川。猶若畏四鄰。儼若客。渙若冰將釋。敦兮，其若樸。曠兮，其若谷。渾兮，其若濁。孰能濁以靜之徐清。孰能安以久之徐生。保此道者不欲盈。夫惟不盈，故能敝不新成。

【註】此言聖人體道深玄，故形神俱妙。人能靜定虛心，則故有常存也。莊子謂嗜欲深者天機淺。蓋今世俗之人，以利欲熏心。故形氣穢濁羸鄙，固執而不化。不得微妙玄通。故天機淺露，極為易見，殆非有道氣象。皆是不善為士也。老子因謂古之善為士者，不淺露易見。乃微妙玄通，深不可識。夫為不可識，最難形容。特強為之形容耳。然形容其行動也。豫若冬涉川。猶豫，行不進貌。冬涉川，謂不敢遽進。畏四鄰，謂不敢妄動。此乃從容不迫之意。其威儀也，儼若客。儼，謂肅然可觀。若客，謂謙退不敢直前。其氣也，渙若冰將釋。莊子謂暖然似春。又云冰解凍釋。謂其氣融和，使可親愛之意。其外貌也，敦兮其若樸。敦，敦厚。樸，無文飾也。其中心也，曠兮其若谷。曠，空也。谷，虛也。外體敦厚樸素，而中心空虛寂定也。其跡也，渾兮其若濁。渾，與混同。調和光同塵也。蓋有道之士，心空無著。故行動威儀，氣象體段，胸次悠然，微妙玄通之若此。所謂孔德之容，惟道是從。故可觀而不可識。世俗之人，以功名利祿交錯於前，故形氣穢濁，而不可觀。老子因而愍之曰，孰能於此濁亂之中，恬退自養，靜定持心，久而徐清之耶。蓋心水汨昏，以靜定治之，則清。所謂如澄濁水，沙土自沈，清水現前，名為初伏客塵煩惱。不能頓了，故曰徐清。人皆競進於功利之間。老子謂孰能安定自守，久久待時而後生耶。生，乃發動。謂應用也。即聖人迫不得已而後應之意。筆乘謂老子文法多什韻。蓋清，生，盈，成，一韻耳。若言徐動，徐應，則不什矣。老子嗟歎至此，乃教之以守道之方，曰，保此道者不欲盈。盈，滿也。欲盈，乃貪得無厭，不知止足之意。謂世人但知汨汨於嗜欲，貪得不足。殊不知天道忌盈，滿則溢矣。所謂持而盈之，不如其已。故此教之以不欲盈也。後乃結示知足常足之意，曰，夫惟不盈，是以能敝不新成，故敝。物之舊者謂之敝。凡物舊者，最持久，能奈風霜磨折。而新成者，雖一時鮮

明，不久便見損壞。老子謂世人多貪好盈，雖一時榮觀快意，一旦禍及，則連本有皆失之矣。惟有道者，善知止足。雖無新成之名利，而在我故有現成之物，則可常常持之而不失矣。故曰能敝不新成。觀子房請留辟穀之事，可謂能敝不新成者。此余所謂子房得老之用也。

致虛，極。守靜，篤。萬物並作，吾以觀其復。夫物芸芸，各歸其根。歸根曰靜。靜曰復命。復命曰常。知常曰明。不知常，妄作凶。知常容。容乃公。公乃王。王乃天。天乃道。道乃久。沒身不殆。

【註】此承上章要人作靜定功夫，此示功夫之方法也。致虛極守靜篤者。致，謂推致推窮之意。虛，謂外物本來不有。靜，謂心體本來不動。世人不知外物本來不有，而妄以為實。故逐物牽心，其心擾擾妄動，火馳而不返。見利亡形，見得亡真，故競進而不休，所以不能保此道也。今學道工夫，先要推窮目前萬物，本來不有。則一切聲色貨利，當體全是虛假不實之事。如此推窮，縱有亦無。一切既是虛假，則全不見有可欲之相。既不見可欲，則心自然不亂。而永絕貪求，心閒無事。如此守靜，可謂篤矣。故致虛要極，守靜要篤也。老子既勉人如此做工夫，恐人不信。乃自出己意曰，我之工夫亦無他術，唯只是萬物並作，吾以觀其復，如此而已。並作，猶言並列於前也。然目前萬物本來不有，蓋從無以生有。雖千態萬狀，並列於前，我只觀得當體全無。故曰萬物並作，吾以觀其復。復，謂心不妄動也。向下又自解之曰，夫物芸芸，各歸其根。意謂目前萬物雖是暫有，畢竟歸無，故云各歸其根。根，謂根本元無也。物既本無，則心亦不有。是則物我兩忘，寂然不動。故曰歸根曰靜，靜曰復命。命，乃當人之自性，賴而有生者。然人雖有形，而形本無形。能見無形，則不獨忘世，抑且忘身。身世兩忘，則自復矣。故云靜曰復命。性，乃真常之道也。故云復命曰常。人能返觀內照，知此真常妙性，纔謂之明。故云知常曰明。由人不知此性，故逐物妄生，貪欲無厭。以取戕生傷性亡身敗家之禍。故曰不知常，妄作凶。人若知此真常之道，則天地同根，萬物一體，此心自然包含天地萬物。故曰知常容。人心苟能廣大如此，則民吾同胞，物吾與也。其心廓然大公，則全不見有我之私。故曰容乃公。此真常大道，人若得之於內，則為聖。施之於外，則為王。故曰公乃王。王乃法天行事，合乎天心。故曰王乃天。天法道，合乎自然。故曰天乃道。與天地參。故曰道乃久。人得此道，則身雖死而道常存。故曰沒身不殆。殆，盡也。且此真常之道，備在於我。而人不知，返乃亡身殉物，嗜欲而不返，豈不謬哉。

太上下，知有之。其次親之，譽之。其次畏之。其次侮之。故信不足焉，有不信。猶兮其貴言。功成事遂。百姓皆曰我自然。

【註】此言上古無知無識，故不言而信。其次有知有識，故欺偽日生。老子因見世道日衰，想復太古之治也。大上下知有之者，謂上古洪荒之世，其民渾然無偽，與道為一，全不知有。既而混沌日鑿，與道為二，故知有之。是時雖知有，猶未離道，故知而不親。其世再下，民去道漸疏，始有親之之意。是時雖知道之可親，但親於道，而人欲未流，尚無是非毀譽之事。其世再下，而人欲橫流，盜賊之行日生。故有桀跖之非毀，堯舜之是譽。是時雖譽，猶且自信而不畏。其世再下，而人欲固蔽，去道益遠，而人皆畏道之難親。故孔子十五而志於學，至七十而方從心。即顏子好學，不過三月不違仁，其餘則日月至焉。可見為道之難，而人多畏難而苟安也。是時雖畏，猶知道之不敢輕侮。其世再下，則人皆畔道而行。但以功名利祿為重，全然不信有此道矣。老子言及至此，乃歎之曰，此無他，蓋由在上者自信此道不足，故在下者不信之耳。然民既已不信矣，而在上者，就當身體力行無為之道，以啟民信。清淨自正，杜民盜賊之心，可也。不能如此，見民奸盜日作，猶且多彰法令，禁民為非。而責之以道德仁義為重，愈責愈不信矣，豈不謬哉。故曰猶兮其貴言。貴，重也。此上乃歷言世道愈流愈下。此下乃想復太古無為之治。曰，斯皆有為之害也。安得太古無為

之治，不言而信，無為而成。使其百姓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鑿井而飲，耕田而食。人人功成事遂，而皆曰我自然耶。蓋老氏之學，以內聖外王為主。故其言多責為君人者，不能清靜自正，啟民盜賊之心。苟能體而行之，真可復太古之治。

大道廢，有仁義。智慧出，有大偽。六親不和，有孝慈。國家昏亂，有忠臣。

【註】此承上章言世道愈流愈下，以釋其次親之譽之之意也。大道無心愛物，而物物各得其所。仁義則有心愛物，即有親疏區別之分。故曰大道廢，有仁義。智慧，謂聖人治天下之智巧。即禮樂權衡斗斛法令之事。然上古不識不知，而民自樸素。及乎中古，民情日鑿。而治天下者，乃以智巧設法以治之。殊不知智巧一出，而民則因法作奸。故曰智慧出，有大偽。上古雖無孝慈之名，而父子之情自足。及乎衰世之道，為父不慈者眾，故立慈以規天下之父。為子不孝者眾，以立孝以教天下之子。是則孝慈之名，因六親不和而後有也。蓋忠臣以諫人主得名。上古之世，君道無為而天下自治。臣道未嘗不忠，而亦未嘗以忠立名。及乎衰世，人君荒淫無度，雖有為而不足以治天下。故臣有殺身諫諍，不足以盡其忠者。是則忠臣之名，因國家昏亂而有也。此老子因見世道衰微，思復太古之治，殆非憤世勵俗之談也。

絕聖棄智，民利百倍。絕仁棄義，民復孝慈。絕巧棄智，盜賊無有。此三者以為文不足。故令有所屬。見素抱樸。少思寡欲。

【註】此承前章而言智不可用，亦不足以治天下也。然中古聖人，將謂百姓不利，乃為斗斛權衡符璽仁義之事，將利於民，此所謂聖人之智巧矣。殊不知民情日鑿，因法作奸。就以斗斛權衡符璽仁義之事，竊以為亂。方今若求復古之治，須是一切盡去，端拱無為，而天下自治矣。且聖智本欲利民，今既竊以為亂，反為民害。棄而不用，使民各安其居，樂其業，則享百倍之利矣。且仁義本為不孝不慈者勸，今既竊之以為亂，苟若棄之，則民有天性自然之孝慈可復矣。此即莊子所謂虎狼仁也。意謂虎狼亦有天性之孝慈，不待教而後能。況其人為物之靈乎。且智巧本為安天下，今既竊為盜賊之資，苟若棄之，則盜賊無有矣。然聖智仁義智巧之事，皆非樸素，乃所以文飾天下也。今皆去之，似乎於文則不定，於樸素則有餘。因世人不知樸素渾全之道，故逐逐於外物，故多思多欲。今既去華取實，故令世人心志，有所係屬於樸素之道。若人人果能見素抱樸，則自然少思寡欲矣。若知老子此中道理，只以莊子馬蹄肱篋作註解，自是超足。

絕學，無憂。唯之與阿，相去幾何。善之與惡，相去何若。人之所畏，不可不畏。荒兮，其未央哉。眾人熙熙，如享太牢，如登春臺。我獨泊兮其未兆，如嬰兒之未孩。乘乘兮，若無所歸。眾人皆有餘。而我獨若遺。我愚人之心也哉。沌沌兮。俗人昭昭。我獨昏昏。俗人察察。我獨悶悶。澹兮其若海。颺兮似無所止。眾人皆有以。我獨頑且鄙。我獨異於人。而貴求食於母。

【註】此承前二章言聖智之為害，不但不可用，且亦不可學也。然世俗無智之人，要學智巧仁義之事。既學於己，將行其志。則勞神焦思，汲汲功利，盡力於智巧之間。故曰巧者勞而智者憂。無知者又何所求。是則有學則有憂，絕學則無憂矣。然聖人雖絕學，非是無智。但智包天地而不用。順物忘懷，澹然無欲，故無憂。世人無智而好用。逐物忘道，汨汨於欲，故多憂耳。斯則憂與無憂，端在用智不用智之間而已。相去不遠，譬夫唯之與阿，皆應人之聲也，相去能幾何哉，以唯敬而阿慢。憂與無憂，皆應物之心也，而聖凡相隔，善惡相反，果何如哉。此所謂差之毫釐，失之千里也。老子言及至此，恐世俗將謂絕學，便是瞢然無知。故曉之曰，然雖聖人絕學，不是瞢然無知，其實未嘗不學也。但世俗以增長知見，日益智巧，馳騁物欲以為學。聖人以泯絕知見，忘情去智，遠物

離欲以為學耳。且夫聲色貨利，皆傷生害道之物，世人應當可畏者。我則不可不畏懼而遠之。故曰人之所畏，不可不畏。苟不知畏，汨沒於此，荒淫無度，其害非細。故曰荒兮其未央哉。央，盡也。由是觀之，世人以增益知見為學。聖人以損情絕欲為學。所謂為學日益，為道日損，損之又損，以至於無為耳。眾人忘道逐物，故汨汨於物欲之間。酷嗜無厭，熙熙然如享太牢之味，以為至美。方且榮觀不休，如登春臺之望，以為至樂。老子謂我獨離物向道，泊於物欲未萌之前，不識不知，超然無欲。故曰我獨泊兮其未兆，若嬰兒之未孩。兆，念之初萌也。嬰兒，乃無心識愛惡之譬。孩，猶骸骨之骸。未骸，所謂骨弱筋柔。乃至柔之譬。眾人見物可欲，故其心執著而不捨。老子謂我心無欲，了無繫累。泛然應物，虛心遊世，若不繫之舟。故曰乘乘兮若無所歸。乘乘，猶泛泛也。眾人智巧多方，貪得無厭，故曰有餘。我獨忘形去智，故曰若遺。遺，猶忘失也。然我無知無我，豈真愚人之心也哉。但只渾渾沌沌，不與物辨，如此而已。故俗人昭昭，而我獨昏昏。昭昭，謂智巧現於外也。俗人察察，而我獨悶悶。察察，即俗謂分星擊兩，絲毫不饒人之意。昏昏悶悶，皆無知貌。我心如此，澹然虛明，若海之空闊不可涯量。颯然無著，若長風之御太虛。眾人皆自恃聰明知見，各有所以。以，猶自恃也。我獨無知無欲，頑而且鄙，亦似庸常之人而已。然我所以獨異於人者，但貴求食於母耳。凡能生物者，謂之母。所生者，謂之子。且此母字，不可作有名萬物之母的母字。此指虛無大道，能生天地萬物，是以道為母，而物為子。食，乃嗜好之意。眾人背道逐物，如棄母求食於子。聖人忘物體道，故獨求食於母。此正絕學之學。聖人如此，所以憂患不能入也。前章絕聖棄智，乃無用之用。此章絕學無憂，乃無學之學。後章孔德之容一章，乃無形名之形名耳。

孔德之容，惟道是從。道之為物，惟恍惟惚。惚兮恍，其中有象。恍兮惚，其中有物。窈兮冥，其中有精。其精甚真。其中有信。自古及今，其名不去，以閱眾甫。吾何以知眾甫之然哉，以此。

【註】此章言道乃無形名之形名也。孔，猶盛也。謂道本無形，而有道之士，和氣集於中，英華發現於外，而為盛德之容。且此德容，皆從道體所發，即是道之形容也。故曰孔德之容，惟道是從。然此道體本自無形，又無一定之象可見。故曰道之為物，惟恍惟惚。恍惚，謂似有若無，不可定指之意。然且無象之中，似有物象存焉。故曰惚兮恍，其中有象。恍兮惚，其中有物。其體至深至幽，不可窺測。且此幽深窈冥之中，而有至精無妄之體存焉。故曰窈兮冥，其中有精。其精甚真，此正楞嚴所謂唯一精真。精色不沈，發現幽秘，此則名為識陰區宇也。學者應知。然此識體雖是無形，而於六根門頭，應用不失其時。故曰其中有信。此上皆無形之形。下言無名之名。謂世間眾美之名自外來者，皆是假名無實，故其名易去。惟此道體有實有名，故自古及今，其名不去，以閱眾甫也。閱，猶經歷。甫，美也。謂眾美皆具。是以聖人功流萬世而名不朽者，以其皆從至道體中流出故耳。其如世間王侯將相之名，皆從人欲中來，故其功亦朽，而名亦安在哉。唯有道者，不期於功而功自大，不期於名而名不朽。是知聖人內有大道之實，外有盛德之容，眾美皆具，惟自道中而發也。故曰吾何以知眾甫之然哉，以此。

曲則全。枉則直。窪則盈。敝則新。少則得。多則惑。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。不自見故明。不自是故彰。不自伐故有功。不自矜故長。夫惟不爭，故天下莫能與之爭。古之所謂曲則全者，豈虛言哉。誠全而歸之。

【註】此承前章言聖人所以道全德備眾美皆具者，蓋由虛心體道，與物無競，故眾德交歸也。曲，委曲。即曲成萬物而不遺之意。謂聖人委曲以御世，無一事不盡其誠，無一人不得其所。譬如陽春發育萬物，雖草芥毫芒，春氣無不充足。若纖毫不到，則春氣不全。聖人之於人，無所不至。苟不曲盡其誠，則其德不全矣。故曰曲則全。枉則直者，屈己從人曰枉。直，伸也。謂聖人道高德盛，則大有徑庭，不近人情。若不屈己從人，俯循萬物，混世同波，則人不信。人不信，則道不伸。

由人屈而道伸。故曰枉則直。窪則盈者，眾水所聚，地之最下者，曰窪。譬如江海最為窪下，故萬派皆歸。而聖人之心至虛至下，故眾德交歸，德無不備。故曰窪則盈。敝則新者，衣之汗損曰敝。不敝，則不浣濯，不見其新。以其敝乃新耳。以譬聖人忘形去智，日損其知見，遠其物欲，洗心退藏於密。欲不敝，則道不新。故曰敝則新。聖人忘知絕學，專心於一，故於道有得。故曰少則得。世人多知多見，於道轉失。故曰多則惑。是以聖人因愍世人以多方喪道，故抱一為天下學道之式。式，法也。智巧銜耀於外曰見。自見者不明，故不自見乃為明耳。執己為必當曰是，自是者不彰，故不自是乃彰耳。彰者，盛德顯於外也。誇功，曰伐。自伐者無功，故不自伐乃有功耳。司馬遷嘗謂韓信，假令學道謙讓，不伐己功，不矜其能。則庶幾於漢家勳，可比周召太公之徒矣。意蓋出此。恃己之能曰矜。長，才能也。自矜者不長，不自矜者乃長耳。此上四不字，皆不爭之德也。惟聖人有之。故曰夫惟不爭，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者。由其聖人委曲如此，故萬德交歸，眾美備具。故引古語以證之曰，古之所謂曲則全者，豈虛言哉，誠全而歸之。

希言，自然。飄風不終朝。驟雨不終日。孰為此者天地。天地尚不能，而況於人乎。故從事於道者。道者同於道。德者同於德。失者同於失。同於道者，道亦樂得之。同於德者，德亦樂得之。同於失者，失亦樂得之。信不足，有不信。

【註】此章言聖人忘言體道，與時俱化也。希，少也。希言，猶寡言也。以前云多言數窮，不如守中。由其勉強好辯，去道轉遠，不能合乎自然。惟希言者，合乎自然耳。向下以飄風不終朝，驟雨不終日，以比好辯者之不能久。然好辯者，蓋出憤激不平之氣。如飄風驟雨，亦乃天地不平之氣。非不迅激如人，特無終朝之久。且天地不平之氣，尚不能久，而況於人乎。此甚言辯之不足恃也。蓋好辯者，只為信道不篤，不能從事於道，未得玄同故耳。惟聖人從事於道，妙契玄同，無人而不自得。故在於有道者，則同於道。在於有德者，則同於德。失者，指世俗無道德者。謂至於世俗庸人，亦同於俗。即所謂呼我以牛，以牛應之，呼我以馬，以馬應之，無可不可。且同於道德，固樂得之。即同於世俗，亦樂而自得。此無他，蓋自信之真，雖不言，而世人亦未有不信者。且好辯之徒，曉曉多言，強聒而不休，人轉不信。此無他，以自信不足，所以人不信耳。

跂者不立。跨者不行。自見者不明。自是者不彰。自伐者無功。自矜者不長。其在道也，曰餘食贅行（行作形）。物或惡之。故有道者，不處也。

【註】此承前章言好辯者不能持久，猶如跂跨之人不能立行，甚言用智之過也。跂，足根不著地也。跨，闊步而行也。蓋跂者只知要強高出人一頭，故舉踵而立。殊不知舉踵不能久立。跨者只知要強先出人一步，故闊步而行。殊不知跨步不能長行。以其皆非自然。以此二句為向下自見自是自伐自矜之譬喻耳。自見，謂自逞己見。自是，謂偏執己是。此一曲之士，於道必暗而不明。自伐，謂自誇其功。自矜，謂自恃其能。此皆好勝強梁之人，不但無功，而且速於取死。然此道中本無是事。故曰其在道也，如食之餘，如形之贅，皆人之所共惡。而有道之士，以謙虛自守，必不處此。故曰有道者不處。以其不能合乎自然也。

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。寂兮寥兮。獨立而不改。周行而不殆。可以為天下母。吾不知其名，字之曰道。強為之名曰大。大曰逝。逝曰遠。遠曰反。故道大，天大，地大，王亦大。域中有四大，而王處一焉。人法地。地法天。天法道。道法自然。

【註】此承前言世俗之士，各以己見己是為得。曾不知大道之妙，非見聞可及。故此特示大道以曉之也。有物者，此指道之全體，本來無名，故但云有一物耳。渾渾淪淪，無有絲毫縫隙，故曰

混成。未有天地，先有此物，故曰先天地生。且無聲不可聞，無色不可見，故曰寂寥。超然於萬物之上，而體常不變，故曰獨立而不改。且流行四時，而終古不窮，故曰周行而不殆。殆，窮盡也。天地萬物，皆從此中生，故曰可以為天下母。老子謂此物至妙至神，但不知是何物，故曰吾不知其名，特字之曰道。且又強名之曰大道耳。向下釋其大字。老子謂我說此大字，不是大小之大。乃是絕無邊表之大。往而窮之，無有盡處。故云大曰逝。向下又釋逝字。逝者遠而無所至極也。故云逝曰遠。遠則不可聞見，無聲無色，非耳目之所到。故云遠曰反。反，謂反一絕跡。道之極處，名亦不立，此道之所以為大也。然此大道，能生天生地，神鬼神王。是則不獨道大，而天地亦大。不獨天地大，而王亦大。故域中所稱大者有四，而王居其一焉。世人但知王大，而不知聖人取法於天地。此則天地又大於王。世人但知天地大，而不知天地自道中生，取法於道。此則道又大於天地也。雖然，道固為大，而猶有稱謂名字。至若離名絕字，方為至妙，合乎自然。故曰道法自然。且而大道之妙，如此廣大精微。而世人豈可以一曲之見，自見自是以為得哉。此其所以自見者不明，自是者不彰耳。

重為輕根。靜為躁君。是以聖人終日行，不離輜重。雖有榮觀，燕處超然。奈何萬乘之主，而以身輕天下。輕則失根。躁則失君。

【註】此誠君人者，當知輕重動靜，欲其保身重命之意也。然重字指身。輕字指身外之物，即功名富貴。靜字指性命。躁字指嗜慾之情。意謂身為生本，固當重者。彼功名利祿，聲色貨利，乃身外之物，固當輕者。且彼外物必因身而後有，故重為輕之根。性為形本，固至靜者。彼馳騁狂躁，甘心物慾，出於好尚之情者，彼必由性而發，故靜為躁之君。世人不知輕重，故忘身徇物，戕生於名利之間。不達動靜，故傷性失真，馳情於嗜慾之境。惟聖人不然，雖終日行而不離輜重。輜重，兵車所載糧食者也。兵行而糧食在後，乃大軍之司命。雖千里遠行，深入敵國，戒其擄掠，三軍不致鼓譟以取敗者，賴其所保輜重也。聖人遊行生死畏途，不因貪位慕祿，馳情物慾，而取戕生傷性之害者，以其所保身心性命為重也。故曰不離輜重。縱使貴為天子，富有四海之榮觀，但恬澹燕處，超然物慾之表。此其堯舜有天下而不與也。奈何後之人主，沈暝荒淫於聲色貨利之間，戕生傷性而不悟。是以物為重而身為輕也。故曰身輕天下。奈何者，怪歎之詞。物重則損生，故曰輕則失根。慾極則傷性，故曰躁則失君。君，調性也。莊子養生讓王，蓋釋此篇之意。子由本云，輕則失臣。然臣字蓋亦指身而言。齊物以身為臣妾，以性為真君，源出於此。

善行無轍跡。善言無瑕謫。善計不用籌策。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。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。是以聖人常善救人，故無棄人。常善救物，故無棄物。是謂襲明。故善人者，不善人之師。不善人者，善人之資。不貴其師。不愛其資。雖智大迷。是謂要妙。

【註】此言聖人善入塵勞，過化存神之妙也。轍跡，猶言痕跡。世人皆以人我對待，動與物競，彼此不忘，故有痕跡。聖人虛己遊世，不與物忤，任物之自然，所謂忘於物者物亦忘之。彼此兼忘，此行之善者。故無轍跡。瑕謫，謂是非辨別，指瑕謫疵之意。聖人無意必固我。因人之言。然，然。不然，不然。可，可。不可，不可。未嘗堅白同異，此言之善者，故無瑕謫。籌策，謂揣摩進退，算計得失利害之意。聖人無心御世，迫不得已而後應，曾無得失之心。然死生無變於己，而況利害之端乎。此計之善者，故不用籌策。關鍵，閉門之具。猶言機關也。世人以巧設機關，籠羅一世，將謂機密而不可破。殊不知能設之，亦有能破之者。歷觀古之機詐相尚之士，造為勝負者，皆可破者也。唯聖人忘機待物，在宥群生。然以道為密，不設網羅，而物無所逃。此閉之善者，所謂天下莫能破。故無關鍵而不可開。繩約，謂繫屬之意。世人有心施恩，要以結屬人心。殊不知有可屬，亦有可解。然有心之德，使人雖感而易忘，所謂賊莫大於德有心。聖人大仁不仁，利澤施乎一世，

而不為己功，且無望報之心，故使人終古懷之而不忘。此結之善者，故無繩約而不可解。是以聖人處世，無不可化之人，有教無類，故無棄人。無不可為之事，物各有理，故無棄物。物，猶事也。如此應用，初無難者，不過承其本明，因之以通其蔽耳。故曰襲明。襲，承也。猶因也。莊子庖丁游刃解牛，因其固然，動刀甚微，劃然已解。意出於此。觀留侯躡足附耳，因偶語而乞封，借四皓而定漢，以得老氏之用。故其因事處事，如此之妙，可謂善救者也。其他孰能與之。故世之善人，不善人之師。不善人，善人之資。由其飾智矜愚，修身明汙，故皆知師之可貴。擇類而教，樂得而育，故皆知資之可愛。若夫聖人為舉世師保，而不知其師之可貴。化育億兆，而不知其資之可愛。所謂兼忘天下易。使天下忘己難。此雖在智者，猶太迷而不知，況淺識乎。斯所過者化，所存者神，是謂要妙。

知其雄，守其雌，為天下谿。為天下谿，常德不離，復歸於嬰兒。知其白，守其黑，為天下式。為天下式，常德不忒，復歸於無極。知其榮，守其辱，為天下谷。為天下谷，常德乃足，復歸於樸。樸散則為器。聖人用之則為官長。故大制不割。

【註】此承上章行道之妙，而言聖人不以知道為難，而以守道為要妙也。古德云，學道，悟之為難。既悟，守之為難。然行道之妙，實出於守道之要耳。蓋此中知字，即悟也。知雄守雌者，物無與敵謂之雄，柔伏處下謂之雌。谿，乃窠下之地。眾水所歸之處也。嬰兒者，柔和之至也。前云專氣致柔，能如嬰兒乎。然氣雖勝物，物有以敵之。而道超萬物，物無與敵者。故謂之雄。聖人氣與道合，心超物表。無物與敵，而能順物委蛇，與時俱化，不與物競，故曰知其雄，守其雌。由守其雌，故眾德交歸，如水之就下，故為天下谿也。由乎處下如谿，故但受而不拒，應而不藏，流潤而不竭，故曰常德不離。以人物而物不知，如嬰兒終日號而嗑不嗔，和之至也。以能勝物而不傷，故曰復歸於嬰兒。知白守黑者。白，謂昭然明白。智無不知之意。黑，昏悶無知之貌。式，謂法則。忒，差謬也。謂聖人智包天地，明並日月，而不自用其知。所謂明白四達，能無知乎。故曰知其白，守其黑。由其真知而不用其知，故無強知之過謬，故可為天下式。然強知則有謬，謬則有所不知。既有所不知，則知不極矣。今知既無謬，則知無不極，故曰復歸於無極。知榮守辱者。榮，乃光榮貴高。辱，乃汙辱賤下。谷，乃虛而能應者也。樸，謂樸素。乃木之未雕斲也。謂聖人自知道光一世，德貴人臣，而不自有其德。乃以汙辱賤下，蒙恥含垢以守之。所謂光而不耀，仁常而不居者，虛之至也。故為天下谷。由其虛，故常德乃足。德自足於中，則不緣飾於外，故復歸於樸素也。以虛而能應物，故樸散則為器。聖人以此應運出世，則可以官天地府萬物。故能範圍天地而不過。曲成萬物而不遺。化行於世而無棄人棄物。故曰大制不割。割，截斷也。不割者，不分彼此界限之意。

將欲取天下而為之。吾見其不得已。天下神器，不可為也，不可執也。為者敗之。執者失之。故物或行或隨。或响或吹。或強或羸。或載或隳。是以聖人去甚，去奢，去泰。

【註】此言聖人道全德備，應運出世，為官為長。當任無為無事，而不可有為太過也。由上章云，樸散則為器。聖人用之則為官長。故老子因而誡之曰，將欲取天下者，當任自然，不可有心為之。而有心為之者，吾見其必不可得已。何也，且天下者大器，有神主之。豈可以人力私智取而奪之耶。故曰不可為也。而為之者，必反敗之。縱為而得之，亦不可執為己有。而執之者，必反失之。故如強秦力能併吞六國，混一天下，是為之也。且誓云一世以至萬世，是執之也。故不旋踵而敗，二世而亡，豈非為者敗之，執者失之之驗歟。然而所以敗之失之者，以其所處過甚，而奢泰之極也。凡物極則反，此亦自然之勢耳。故物或行而在前。或復隨而在後。或响而煖。或反吹而寒。或強而壯。或又羸而弱。或正載而成。或即隳頽而毀。此何以故，是皆用力過甚，而奢泰之極也。此皆聖人所不處。故曰是以聖人去甚，去奢，去泰。

以道佐人主者，不以兵強天下。其事好。師之所處，荊棘生焉。大軍之後，必有凶年。善者果而已。不敢以取強。果而勿矜。果而勿伐。果而勿驕。果而不得已。果而勿強。物壯則老。是謂不道。不道早已。

【註】此承上言聖人不為已甚，故誠之不可以兵強天下也。凡以兵強者，過甚之事也。勢極則反，故其事好還。師之所處，必蹂踐民物，無不殘掠，故荊棘生。大軍之後，殺傷和氣，故五穀疵癘而年歲凶，此必然之勢也。然於濟弱扶傾，除暴救民，蓋有不得不用之者，惟在善用。善用者，果而已。已者，休也，此也。果，猶言結果。俗云了事便休。謂但可了事令其平服便休，不敢以此常取強焉。縱能了事，而亦不可自矜其能。亦不可自伐其功。亦不可驕恃其氣。到底若出不得已。此所謂果而不可以取強也。取強者，速敗之道。且物壯甚則易老，況兵強乎。凡物恃其強壯而過動者，必易傷。如世人恃強而用力過者，必夭死於力。恃壯而過於酒色者，必夭死於酒色。蓋傷元氣也。元氣傷，則死之速。兵強亦然。故曰是謂不道。不道早已。已者，絕也。又已者，止也。言既知其為不道，則當速止而不可再為也，亦通。孟子言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，其有聞於此乎。

夫佳兵者，不祥之器。物或惡之。故有道者不處。君子居則貴左。用兵則貴右。兵者不祥之器。非君子之器。不得已而用之。恬淡為上。勝而不美。而美之者，是樂殺人。夫樂殺人者，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。吉事尚左。凶事尚右。偏將軍居左。上將軍居右。言居上勢，則以喪禮處之。殺人眾多，以悲哀泣之。戰勝，以喪禮處之。

【註】此承上言不以兵強天下，故此甚言兵之不可尚也。佳兵，乃用兵之最精巧者，謂之佳兵。凡善用兵者，必甘心於殺人。兵益佳而禍益深，故為不祥之器。歷觀古今善用兵者，不但不得其死，而多無後。此蓋殺機自絕，而造物或惡之者。以其詐變不正，好殺不仁，故有道者不處。不但有道者不處，而苟有仁心者，亦不處也。何以知其然耶。觀夫君子所居則以左為貴，用兵則以右為貴，然右乃凶地，由是而知兵者，乃不祥之器，非君子之器也。萬一不得已而用之者。老子誠曰，當以恬淡為上。恬淡者，言其心和平，不以功利為美，而厭飽之意。既無貪功欲利之心，則雖勝而不以為美。縱不貪功利，而若以勝為美者，亦是甘心樂於殺人。夫樂於殺人者，必不可使其得志於天下。所謂造物或惡之也。若使此輩得志於天下，將為殘害而無涯量矣。且世之吉事必尚左。凶事則尚右。凶事，謂喪事也。所以用兵則貴右，言其可哀也。故兵家以偏將軍居左，以上將軍居右者，蓋上將軍司殺之重者。言居上勢者，則當以喪禮處之也。故殺人眾多，則當以悲哀泣之。即戰勝，亦當以喪禮處之。甚言其不得已而用之，即不得已而處之也。上二章，通言人臣不能以道佐人主，而返以兵為強者，故切誠之。

道，常。無名。樸雖小，天下不敢臣。侯王若能守，萬物將自賓。天地相合以降甘露。民莫之令而自均。始制有名。名亦既有，夫亦將知止。知止，所以不殆。譬道之在天下，猶川谷之於江海也。

【註】此承上章不以兵強天下，因言人主當守道無為，則萬物賓而四海服，天地合而人民和，自然利濟無窮也。常者，終古不變之義。凡有名者，必遷變。道之所以不變者，以其無名也。故曰道常無名。樸，乃無名之譬。木之未制成器者，謂之樸。若制而成器，則有名矣。小，猶眇小。謂不足視也。且如合抱之材，智者所不顧。若取徑寸以為冠，則愚者亦尊焉。是以名為大，而以無名為小。甚言世人貴名，概以樸為不足視。故以道曰樸曰小也。然道雖樸小，而為天地萬物之本。即愚夫愚婦，而亦知所尊。故曰天下不敢臣。但侯王不能守耳。藉使侯王若能守，則萬物自然賓服矣，

奚假兵力哉。然兵者凶器，未必賓服一國。且上干和氣，必有凶年。若以道服之，不但萬物來賓。抑且和氣致祥，天地相合以降甘露。兵來未必盡和民人，若以道宥之，則民莫之令而自然均調，各遂其生。無名之樸，利濟如此，惜乎侯王不能守之善用耳。若散樸為器，始制則有名矣。始，猶方纔也。謂樸本無名，方纔制作，則有名生焉。且從無名而有名。既有名，而名又有名，將不知其所止矣。莊子所謂從有適有，巧歷不能得，故曰名亦既有。而殉名者愈流愈下，逐末忘本，不知其返矣。故老子戒之曰，夫名者，不可馳驚而不返。亦將知止而自足。苟不知止足，則危殆而不安。知止所以不殆也。由是而知道在天下，為萬物之宗，流潤無窮，猶川谷之於江海也。然江海所以流潤於川谷，川谷無不歸宗於江海。以譬道散於萬物，萬物莫不賓服於大道。此自然之勢也。意明侯王若能守，其效神速於此。

知人者智。自知者明。勝人者有力。自勝者強。知足者富。強行者有志。不失其所者久。死而不亡者壽。

【註】此因上言侯王當守道無為，故此教以守之之要也。知人者，謂能察賢愚，辨是非，司黜陟，明賞罰，指瑕摘疵，皆謂之智。但明於責人者，必昧於責己。然雖明於知人為智，不若自知者明也。老子謂孔子曰，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，好議者也。博辯宏大而危其身者，好發人之惡也。去子之恭驕與智能，則近之矣。謂是故也。莊子云，所謂見見者，非謂見彼也，自見而已矣。所謂聞聞者，非謂聞彼也，自聞而已矣。能自見自聞，是所謂自知者明也。世之力足以勝人者，雖云有力。但強梁者必遇其敵，不若自勝者強。然欲之伐性，殆非敵國可比也。力能克而自勝之，可謂真強。如傳所云，和而不流，中立而不倚者，所謂自強不息者也。凡貪得無厭者，必心不足。苟不知足，雖尊為天子，必務厚斂以殃民。雖貴為侯王，必務強兵而富國。即縱適其欲，亦將憂而不足，故雖富不富。苟自知足，則鷓鴣偃鼠，藜藿不糝，抑將樂而有餘，此知足者富也。強志，好過於人者，未為有志。惟強行於道德者，為有志也。所者，如北辰居其所之所。又故有之義，蓋言其性也。孟子曰，性者故而已矣。世人貪欲勞形，冀立久長之業。殊不知戕生傷性，旋踵而滅亡，誰能久哉。惟抱道凝神，而復於性真者，德光終古，澤流無窮，此所謂不失其所者久也。世人嗜味養生，以希壽考，殊不知厚味腐腸，氣憊速死，誰見其壽哉。惟養性復真，形化而性常存，入於不死不生，此所謂死而不亡者壽也。老子意謂道大無垠，人欲守之，莫知其向往。苟能知斯數者，去彼取此，可以入道矣。侯王知此，果能自知自勝，知足強行。適足以全性復真，將與天地終窮。不止賓萬物，調人民而已。又豈肯以蝸角相爭，以至戕生傷性者哉。

大道汜兮，其可左右。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。功成不名有。愛養萬物而不為主。常無欲，可名於小。萬物歸焉而不為主，可名為大。是以聖人終不為大，故能成其大。

【註】此言道大無方，聖人心與道合，故功大無外，以實前侯王能守之效也。汜者，虛而無著之意。以道大無方，體虛而無繫著，故其應用無所不至。故曰其可左右。以體虛無物，故生物而不辭。以本無我，但任物自生。故生物功成而不名己有。以與物同體，故雖愛養萬物而不為主。其體所以真常者，以其至淡無味，無可欲也。由無可欲，故不足視，似可名於小。若夫萬物歸焉而不為主，則可名為大矣。然小大因物以名之，道豈然耶。是以聖人忘形釋智，圖於至細，志與道合，終不為大，故能成其大。若夫侯王專務於大，豈能成其大哉。言外之教，亦深切矣。

執大象，天下往。往而不害，安平泰。樂與餌，過客止。道之出口，淡乎其無味。視之不足見。聽之不足聞。用之不可既。

【註】此明前章未盡之意也。無象，謂之大象。大象無形，而能入眾形，有形者無不歸。聖人執無我以御天下，故天下莫不往，以其與物同體也。萬物恃之以生，故無往而不利，故云往而不害。然忘於物者，物亦忘之，故物各得其所而無不安。物物相忘而無競，故無不平。暖然如春，故無不泰。此所謂萬物賓，而天地合，人民和，故聖人終不為大，而能成其大也。前云道之所以常者，以其淡然無味，無可欲也。若夫樂之於耳，餌之於口，皆有味而可欲者。若張之於途，雖過客亦止之。然雖暫止，而不能久留，以其用之有盡，蓋不常也。若夫道之出口，則淡乎無味，不若餌之可欲。視之不足見，聽之不足聞，不若樂之可欲。此可名於小。然而其體真常，故用之不可既。既，盡也。故可名為大。此大象之譬，以譬人君苟能執大象以御天下，恬淡無為。雖無聲色以悅天下之耳目。無貨利以悅天下之心志。而天下歸往樂推而不厭。此所謂萬物歸焉而不為主，可名為大也。如此用之，豈有盡耶。

將欲翕之，必固張之。將欲弱之，必固強之。將欲廢之，必固興之。將欲奪之，必固與之。是謂微明。柔弱勝剛強。魚不可脫於淵。國之利器，不可以示人。

【註】此言物勢之自然，而人不能察，教人當以柔弱自處也。天下之物，勢極則反。譬夫日之將昃，必盛赫。月之將缺，必極盈。燈之將滅，必熾明。斯皆物勢之自然也。故固張者，翕之象也。固強者，弱之萌也。固興者，廢之機也。固與者，奪之兆也。天時人事，物理自然。第人所遇而不測識，故曰微明。斯蓋柔弱勝剛強之義耳。譬夫淵為魚之利處，但可潛形而不可脫。脫則塊然無能為。柔弱為國之利器，人主但可恭默自處，不可揭示於人。示人則致敵而招侮，將反見其不利也。夫是之謂微明。世之觀此章，皆謂老子用機智，大非本指。蓋老子所以觀天之道，執天之行是已。殆非機智之端也。

道常，無為，而無不為。侯王若能守，萬物將自化。化而欲作，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。無名之樸，亦將不欲。不欲以靜，天下將自正。

【註】此教人君乘流救弊之意也。以其道常無為而無不為，故侯王但能守之者，而萬物不期化而自化矣。此言守道之效，神速如此。然理極則弊生。且而物之始化也皆無欲。化久而信衰情繫，其流必至於欲心復作。當其欲作，是在人君善救其弊者，必將鎮之以無名之樸，而後物欲之源可塞也。若施之以有名，則不濟耳。然無名之樸，雖能窒欲，若執此而不化，又將為動源矣。譬夫以藥治病，病去而藥不忘，則執藥成病。故云無名之樸，亦將不欲。此亦不欲，則可專以靜而制群動，無敢作者。故云天下將自正。自正者，謂不待正而自正矣。鎮，猶壓也。如石壓草，非不生也。蓋以無名之樸，鎮壓之而已。若欲樸之心，亦是欲機未絕。是須以靜制之，其機自息。機息則心定，而天下自正矣。故雖無名之樸，可用而不可執，況有名乎。

老子道德經解 上篇終

老子道德經解下篇

明建鄴憨山道者德清著

上德不德，是以有德。下德不失德，是以無德。上德無為，而無以為。下德為之，而有以為。上仁為之，而無以為。上義為之。而有以為。上禮為之，而莫之應，則攘臂而仍之。故失道而後德。失德而後仁。失仁而後義。失義而後禮。夫禮者，忠信之薄，而亂之首也。前識者，道之華而愚之始。是以大丈夫處其厚，不居其薄。處其實，不居其華。故去彼取此。

【註】此言世降道衰，失真愈遠，教人當返其本也。所言道，乃萬物之本。德，乃成物之功。道為體而德為用。故道尊無名，德重無為。故道言有無，而德言上下。此道德之辨也。上德者，謂上古聖人，與道冥一，與物同體。雖使物各遂生，而不自有其德。以無心於德，故德被群生，終古不忘。故云上德不德，是以有德。下德者，謂中古以下，不知有道，但知有德。故德出於有心，自不能忘。且有責報之心，物難感而易忘。故云下德不失德，是以無德。失，忘也。以，恃也。然上德所以有德者，以德出無為。功成事遂，而無恃為之心，故云無以為。下德所以無德者，以德出有心。而又矜功恃為，故云有以為。由是觀之，道無真偽，而德則有真有偽矣。此世數淳薄之辨也。德又下衰，上德不稱，而下德為尊，於是始有仁義之名。然仁義皆出於不德，故皆不免有心為之。但上仁雖為，而無恃為之心，故云無以為。上義則恃之矣，故云有以為。且仁義上者為真，三王是已。下則為假，五霸是已。故不足言。此又下衰，仁義之下，則禮為上矣。禮則但以虛名相尚，不復知有仁義，故上禮為之，有莫之應者。如孔子作春秋，雖正名分，而卒莫能正，此莫之應也。不唯不應，且將臂攘而仍之。此五霸之餘，戰國之習也。且彼既不知仁義，則必相因而報復之矣。仍，相因之意。又復也。此所以為忠信之薄，而亂之首也。故其德下衰，至此已極，聖人亦無可為天下之具矣。故失道而後德。失德而後仁。失仁而後義。失義而後禮。故禮乃忠信之薄，為亂之首也。所以愈流愈下者，乃用智之過也。前識，猶言蚤智，謂明見利害於未然者。然蚤智在孔子，則為周身之防，所謂明哲保身之意。其次則如范蠡樂毅之儔，以為避名全節之計。又其次則為儀秦縱橫遊說之流矣。然在聖人，則謂之權。在樂范，則謂之好高而務名。名者實之賓，故謂道之華。在儀秦用之，則為愚之始也。此所謂才智，君子用之則成名，小人用之則殺身，豈非愚之始耶。故太上以道德為尊，而仁義次之。故大丈夫處厚而不處薄。務實而不務華。故去彼取此。

昔之得一者。天得一以清。地得一以寧。神得一以靈。谷得一以盈。萬物得一以生。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。其致之，一也。天無以清，將恐裂。地無以寧，將恐發。神無以靈，將恐歇。谷無以盈，將恐竭。萬物無以生，將恐滅。侯王無以正，而貴高將恐蹶。故貴以賤為本。高以下為基。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。此其以賤為本耶，非乎。故致數車，無車。不欲瑋瑋如玉，珞珞如石。

【註】此言道無為而無不為，以明無用之用為大用。欲君人者，當以無為而治也。一者，道之體也。其體至虛而無為，精一無二。凡諸有為，莫不以之為本。以，用也。意謂天地萬物，皆以道體而為本也。故天得之而清覆於上。地得之而寧載於下。神，指人心而言。謂人得之而為萬物之靈。谷，即海也。海得之而容納百川，故長盈。萬物得之而各遂其生。侯王得之而為天下正。正，猶長，所謂君長也。如此者，雖其跡不同，而推其本則一，故曰致之一也。其下又返釋之曰，天不得此，將恐分裂而不能圓覆於上矣。地不得此，將恐發動而不能寧載於下矣。人不得此，將恐生機休歇，而不能子子孫孫豐豐而無窮矣。萬物若不得此，將恐絕滅而無有矣。侯王若不得此，將恐顛蹶而不能安其貴高之位矣。此老子主意，只重在侯王無以正而貴高將恐蹶這一句。必欲人君當體道無為而治耳。凡人聽其所用而從於人者，謂之下賤。此道之譬也。夫道本無名，故天地萬物皆得而用之。如人之下賤也。且侯王不得此道，而處貴高之位，將恐蹶。豈不以是而為基本耶。故云貴以賤為本，高以下為基。且侯王自謂曰，孤，寡，不穀，此三名者，皆賤者之稱也。而侯王以之，其意豈不是以賤為本耶，非乎。所以稱此者，正欲人君忘其貴高之名，而體道凝神，知其無用為用耳。且而侯王所以貴高者，以百官執事總之而為君。若指其所用，而各有所事。至若人君，則無所用其事矣。所謂臣道有為，而君道無為也。若夫輪輻衡軛，會之而為車。故數其車，則件件可數。其車則無可數矣。以無可數，故得車之用。是故侯王以無為之道，而後方大有為也。然道之在物，本無貴賤高下之分。故侯王當體道忘懷，不可執貴高之名，而取顛蹶之患。故誠之曰，不欲瑋瑋如玉，落落如

石，謂不可視己瑋瑋如王之貴，視物落落如石之賤也。苟忘貴賤之分，則人人皆為我用矣。豈非無用之為大用耶。

反者，道之動。弱者，道之用。天下之物，生於有。有，生於無。

【註】此承上章以明道為天地萬物之本也。反者，道之體也。謂道體虛無至靜，為群動之主。世人祇知動之為動，不知動處即靜。易云天下之動，貞夫一者也。以其群動之動，皆自虛無至靜而發，不動而動，故云反者道之動也。然道體至虛，柔弱無用，而為天下有用之本。世人祇知有用之用，不知無用之用為大用也。故云弱者道之用。是故世人祇知天下之物生於有，而不知有生於無也。苟知有生於無，則自然不事於物，而能體道凝神矣。豈易得哉。

上士聞道，勤而行之。中士聞道，若存若亡。下士聞道，大笑之。不笑，不足以為道。故建言有之。明道若昧。進道若退。夷道若類。上德若谷。大白若辱。廣德若不足。建德若偷。質貞若渝。大方無隅。大器晚成。大音希聲。大象無形。道隱無名。夫惟道，善貸且成。

【註】此言道出常情，而非下愚小智之所能知，必欲上根利智可能入也。謂上根之人，志與道合，一有所聞，便身體而力行之。如顏子聞者未嘗不知，知之未嘗不行。故曰上士聞道，勤而行之。若夫中人之資，則且信且疑，或日月至焉。故曰若存若亡。至若下根之士，即有所聞，了不相蒙，而且以為怪。故大笑之矣。以道出常情，非愚所測。此輩不笑，不足以為道。以其道與常情，每相反而已矣。何以知之。故古之建言者有云，明道若昧。此下十二句，皆古之立言者之辭，老子引之以明相反之意。謂小人用智，恃知以為能。聖人光而不耀，以有智而不用。故明道若昧。小人矜誇競躁。聖人以謙自守，以卑自牧。故進道若退。世人崖巖自高。聖人心與道合，同塵混俗，和而不同。故夷道若類。世人局量扁淺，一毫不容。聖人心包天地，德無不容，如海納百川。故上德若谷。小人內藏瑕疵，而外矯飾以為潔。聖人純素貞白，一塵不染，而能納汙含垢，示同庸人。故大白若辱。小人一德不忘，必恃自多而責報於人。聖人德被群生，而不以為功。故廣德若不足。小人一善之長，必銜弄自售，欲求知於人。聖人潛行密用，凡有所施於人者，惟恐人之知己也。如泰伯三讓，民無德而稱。故建德若偷。小人隨時上下，見利而趨，望勢而變。聖人之心，貞介如玉，而不可奪。而能與世浮沉，變化無窮，無可不可。故質貞如渝。渝，變也。世人圭角自立，一定而不化。聖人心如太虛，無適不可。故大方無隅。隅，猶定向也。世人小智自用，以圖速效。聖人深畜厚養，藏器於身，待時而動。迫不得已而後應，乘運而出，必為天下之利具。故大器晚成。所以然者，譬夫大音之希聲，大象之無形，殊非常情之所易見易聞。宜乎下士聞而大笑之也。以其世之所尚者，名也。然道隱於無名，又豈常情所易知耶。所以聖人之廣大難測者，以其有大道也。夫惟道也，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，曲成萬物而不遺。故曰善貸且成。聖人如此，所以世人皆以大似不肖。而輕笑之。然不笑，不足以為道也。

道生一。一生二。二生三。三生萬物。萬物負陰而抱陽。沖氣以為和。人之所惡，唯孤寡不穀。而王公以為稱。故物或損之而益。或益之而損。人之所教，我亦教之。強梁者不得其死。吾將以為教父。

【註】此承前言道體沖虛，而為天地萬物之本，誠人當以道為懷，以謙自處也。謂道本無名，強名之一。故曰道生一。然天地人物，皆從此生。故曰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萬物。是則萬物莫不負陰而抱陽也。所以得遂其生，不致夭折者，以物各含一沖虛之體也。和氣積中，英華昭著，秀實生成，皆道力也。故云沖氣以為和。是則物物皆以沖虛為本也。且沖虛柔弱，與物不類，似乎無用，

人皆惡之而不取。殊不知無用之用為大用也。即如世人之所惡者，唯孤寡不穀，以為不美。而王公返以此為稱者，豈不以柔弱為天下之利器耶。且孤寡不穀，皆自損之辭也。然而侯王不自損，則天下不歸。故堯舜有天下而不與，至今稱之，澤流無窮，此自損而人益之。故曰或損之而益。若夫桀紂以天下奉一己，暴戾恣睢，但知有己，而不知有人。故雖有天下，而天下叛之，此自益者而人損之。故曰或益之而損。以人人皆具此道，但日用不知，須待教而後能。且人之所教者，我亦未嘗不教之也。惟人不善教人，祇知增益知見，使之矯矜恃氣，好為強梁。殊不知強梁者，不得其死。我唯教人以日損其欲，謙虛自守，以全沖和之德。是故吾將以為教父。而風天下以謙虛之德也。教父，猶木鐸意。

天下至柔，馳騁天下之至堅。無有人無間。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。不言之教，無為之益，天下希及之。

【註】此承上言無為之益，以明不言之教也。然天下之至堅，非至柔不足以馳騁之。如水之穿山透地，浸潤金石是已。若以有人有，即相觸而有間。若以空入有，則細無不入。如虛空偏入一切有形，即纖塵芒芴，無所不入，以其虛也。若知虛無之有用，足知無為之有益矣。前云人不善教人者，以其有言也。有言則有跡，有跡則恃智，恃智則自多。自多者則矜能而好為。凡好為者必易敗。此蓋有言之教，有為之無益也，如此。則知不言之教，無為之益，天下希及之矣。

名與身，孰親。身與貨，孰多。得與亡，孰病。甚愛必大費。多藏必厚亡。知足不辱。知止不殆。可以長久。

【註】此言名利損生，誠人當知止足也。謂世人祇知名之可貪，故忘身以殉名。殊不知名乃身外之虛聲耳。與身較之，身親而名疏。故曰孰親。貨，利也。謂世人祇知利之可貪，故忘身以殉利。殊不知利乃身之長物耳。與身較之，身在則有餘。故曰孰多。世人不察，每役役於名利之間，貪得而無厭，戕生而傷性。與夫貪得而身亡，不若身存而遠害。故曰得與亡孰病。故凡愛之甚者，費必大。藏之多者，亡必厚。如以隋侯之珠，彈千仞之雀，雀未得而珠已失。此愛之甚，而不知所費者大矣。如斂天下之財，以縱鹿臺之欲，天下叛而臺已空。此藏之多，而不知所亡者厚矣。不唯愛者費而藏者亡。抑且身死名滅，國危而不安。斯皆不知止足之過也。故知足則不辱，知止則不殆，即斯可以長久矣。噫，老氏此言，可謂破千古之重昏，啟膏肓之妙藥，昭然如揭日月於中天也。而人不察乎此，惜哉。

大成若缺，其用不敝。大盈若沖，其用不窮。大直若屈。大巧若拙。大辯若訥。躁勝寒。靜勝熱。清淨為天下正。

【註】此言聖人法天制用，與道為一，故能勝物而物不能勝。以申明前章不言之教，無為之益也。大成若缺，其用不敝者。若天地生物曲成萬物而不遺，可謂成之大矣。然必春生而夏方長之，秋殺而冬方成之。以此觀之，似若有所缺。苟不如此，若一徑生長而無秋冬之肅殺。不但物不能成，而造物者亦將用之而敝矣。由其若缺，故所成者大，而其用不敝也。大盈若沖，其用不窮者。若陽和之氣，充塞天地，無處不至，無物不足，可謂盈矣。其體沖虛而不可見。若塊然可見，亦將用之有盡矣。由其若沖，故既已與人已愈有，既已為人已愈多，故其用不窮也。大直若屈者。若一氣浩然，至大至剛，可謂直矣。然潛伏隱微，委曲周匝，細入無間，故若屈。由若屈，故能伸其生意也。大巧若拙者。若天之生物，刻雕眾形而不見其巧。故云若拙。若恃其巧者，巧於此而拙於彼，則巧非大矣。大辯若訥者。上云若缺，則天地無全功，故人猶有所憾。然天何言哉，四時行焉，百物生

焉。是則生物之功，不辯而自白矣。故曰若訥。是以天地不言而萬物成，聖人不言而教化行。以聖人法天制用，故以不言之教，無為之化，似乎不勝，而物卒莫能勝之也。且躁能勝寒而不能勝熱，靜能勝熱而不能勝寒。斯皆有所勝，則有所不勝。是故聖人貴乎清淨為天下正。此其不言之教，無為之益，天下希及之矣。

天下有道，卻走馬以糞。天下無道，戎馬生於郊。罪莫大於可欲。禍莫大於不知足。咎莫大於欲得。故知足之足，常足。

【註】此承上清淨無為之益，甚言多欲有為之害，以誡人君當以知足自守也。謂上古之世，有道之君，清淨無欲，無為而化。故民安其生，樂其業，棄卻走馬而糞田疇。所以家給人足，而無不足者。及世衰道微，聖人不作，諸侯暴亂。各務富國強兵，嗜欲無厭，爭利不已，互相殺伐。故戎馬生於郊。以致民不聊生，奸欺並作。此無他，是皆貪欲務得，不知止足之過也。故天下罪之大者，莫大於可欲。以其戕生傷性，敗亂彝倫。以至君臣父子，皆失其分者，皆見可欲之罪也。以致敗國亡家，覆宗滅族之禍者，皆不知止足所致也。由不知足，故凡見他人之所有，而必欲得之。然欲得之心，為眾罪大禍之本。故咎之大者，莫大於欲得。欲得者，心不足也。古人云，若厭於心，何日而足。以貪得不止，終無足時。惟知足之足，無不足矣，故常足。

不出戶，知天下。不窺牖，見天道。其出彌遠，其知彌少。是以聖人不行而知。不見而名。不為而成。

【註】此承上言聖人所以無為而成者，以其自足於己也。謂聖人性真自足，則智周萬物，無幽不鑒。故天下雖大，可不出戶而知。天道雖微，可不窺牖而見。以其私欲淨盡，而無一毫障蔽，故也。若夫人者，沉暝利欲，向外馳求，以利令智昏，故去性日遠，情塵日厚，塵厚而心益暗。故其出彌遠，其知彌少。是以聖人淡然無欲，不事於物。故寂然不動，感而遂通天下之故。故曰不行而知。如此，則尸居而龍見，淵默而雷聲。故曰不見而名。道備於己，德被群生，可不言而化。故曰不為而成。是皆自足於性也。

為學日益。為道日損。損之又損，以至於無為。無為而無不為。故取天下常以無事。乃其有事，不足以取天下。

【註】此承上言無為之德，由日損之功而至也。為學者，增長知見，故日益。為道者，克去情欲，窮形泯智，故日損。初以智去情，可謂損矣。情忘則智亦泯，故又損。如此則心境兩忘，私欲淨盡，可至於無為。所謂我無為而民自化。民果化，則無不可為之事矣。此由無為而後可以大有為，故無不為。是故取天下者，貴乎常以無事也。無事，則無欲。我無欲，而民自正。民自正，而天下之心得。天下之心得，則治國如視諸掌，此所以無事足以取天下也。若夫有事則有欲，有欲則民擾，民擾則人心失。人心既失，則眾叛親離，此所以有事不足以取天下也。無為之益，天下希及之者，此耳。舊注取字訓為，攝化之意。應如春秋取國之取，言得之易也。

聖人無常心，以百姓心為心。善者，吾善之。不善者，吾亦善之。德善矣。信者，吾信之。不信者，吾亦信之。德信矣。聖人之在天下。儻儻為天下渾其心。百姓皆注其耳目。聖人皆孩之。

【註】此言聖人不言之教，無心成化，故無不可教之人也。常者，一定不移之意。謂聖人之心，至虛無我。以至誠待物，曾無一定之心。但無百姓之心為心耳。以聖人復乎性善，而見人性皆善。

故善者固已善之，即不善者亦以善遇之。彼雖不善，因我以善遇之。彼將因我之德所感，亦化之而為善矣。故曰德善。以聖人至誠待物，而見人性皆誠。故信者固已信之，即不信者亦以信待之。彼雖不信，因我以信遇之。彼將因我之德所感，亦化之而為信矣。故曰德信。以天下人心不古，日趨於澆薄。聖人處其厚而不處其薄，汲汲為天下渾厚其心。慄慄，猶汲汲也。百姓皆注其耳目者，謂注目而視，傾耳而聽，司其是非之昭昭。聖人示之以不識不知，無是無非，渾然不見有善惡之跡，一皆以淳厚之德而遇之，若嬰孩而已。故曰皆孩之。若以嬰孩待天下之人，則無一人可責其過者。聖人之心如此，所以不言而信，無為而化，則天下無不可教之人矣。

出生。入死。生之徒十有三。死之徒十有三。人之生動之死地者，亦十有三。夫何故，以其生生之厚。蓋聞善攝生者，陸行不遇兕虎，入軍不避甲兵。兕無所投其角，虎無所措其爪，兵無所容其刃。夫何故，以其無死地。

【註】此言聖人所以超乎生死之外者，以其澹然無慾，忘形之至，善得無生之理也。出生入死者，謂死出於生也。言世人不達生本無生之理，故但養形以貪生，盡為貪生以取死。是所以入於死者，皆出於生也，大約十分而居其九。而不屬生死者，唯有一焉，而人莫之知也。生之徒者，養形壽考者也。死之徒者，汨欲忘形，火馳而不返者也。動之死地者，嗜欲戕生，無所避忌者也。舉世之人，盡此三種，而皆不免入於死者，以其出於貪生也。何所以故，以其生生之厚耳。是皆但知養生，而不知養生之主。苟不知養生之主，皆為不善養生者也。攝，養也。蓋聞善養生者，不養其生，而養其生之主。然有其生者，形也。主其生者，性也。性為生主。性得所養，而復其真，則形骸自忘。形忘則我自空，我自空則無物與敵。故陸行不遇兕虎，入軍不避甲兵。色欲伐性，甚於兕虎甲兵也。以無我故，縱遇之而亦無可傷。故兕無所投其角，虎無所措其爪，兵亦無所容其刃矣。夫何故，以其無死地焉。是知我者，生之寄。生者，死之地也。無我無生，又何死之。孔子曰，未知生，焉知死。是知生本無生，則知死亦不死，此所以貴朝聞道而夕死可矣。非超乎生死之外者，不易致此。

道生之。德畜之。物形之。勢成之。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。道之尊。德之貴。夫莫之命而常自然。故道生之。畜之。長之。育之。成之。熟之。養之。覆之。生而不有。為而不恃。長而不宰。是謂玄德。

【註】此言道德為萬物之本，欲人體道虛懷，而造乎至德也。然道為天地根，故萬物非道不生。且道但能生之而已，然非德不畜。畜，長養也。如陽和之氣，含有而培養之，皆其德也。故道德無形，乃因物以形。形，猶見也。苟不知道德之大，但即物而觀，可知已。故曰物形之。且道之生物，唯一氣流行。苟無四時寒暑之序，生殺之勢，則雖生之畜之，而亦不能成熟之也。所以成萬物者，又因其勢也。勢者，凌逼之意。若夫春氣逼物，故物不得生。秋氣逼物，故物不得成。此其皆以勢成之也。觀其成物之功，故知其道無位而尊，無名而貴。所以如此尊貴者，乃道體之自然，又非有以命之者。故曰莫之命而常自然。若侯王之尊，則受命於天。卿相之貴，則受命於君。故凡稟命而得之者，亦可奪而失之也。豈常然耶。以道德乃天然尊貴，故莫之命而常自然耳。所以常然而不失者，以其體至虛，故其用至大。所以萬物賴之以生長之。既生長而又含育之。既育而又成熟之。既成熟而又愛養以覆護之。此所謂成始成終，而道德之量，何如耶。且如此生之，生生不已，而不自有其生。如此作為，以成熟之，而不自恃其為。雖為萬物之主，而不自以為宰。所以為玄德也。是故君天下者，貴乎體道虛懷，而造乎德之至也。

天下有始，以為天下母。既知其母，復知其子。既知其子，復守其母。沒身不殆。塞其兌，閉其門，終身不勤。開其兌，濟其事，終身不救。見小曰明。守柔曰強。用其光，復歸其明。無遺身殃。是謂襲常。

【註】此言道體之方，當以背物合道為要妙也。由萬物皆資始乎道。故曰天下有始，以為天下母。所謂道生之也。是知道為體，而物為用。故道為母，物為子。人若但知道體虛無，而不知物從此生，是知母而不知子，則淪於斷滅。若但知物而不知道，是殉物而忘道，則失其性真。所以既知其母，亦復要知其子，所謂有體有用也。既知物從道生，則不事於物。故曰既知其子，復守其母。所謂用不離體也。體用兩全，動靜不二，故沒身不殆。殆，危也，又盡也。下示守母之方。兌為口，門乃眼耳，為視聽之根。謂道本無言，言生理喪。妄機鼓動，說說而不休，去道轉遠。唯是必緘默以自守，所謂多言數窮不如守中。故曰塞其兌。然道之於物，耳得之而為聲，目得之而為色。若馳聲色而忘返，則逐物而背性。是必收視返聽，內照獨朗。故曰閉其門。如此，則終身用之而不勤矣。勤，勞也。若徒執言說以為得，以資耳目之欲，火馳而不返。則是開兌濟事，喪心於物，則終身不可救矣。是皆不能戒謹於隱微之間，而忽於欲機之兆，非為明也。孔子曰，知機其神乎。故曰見小曰明。以道自勝，故曰守柔曰強。是故學人當用其光，復其明，則無遺身殃也。然光，道之用也。明，道之體也。用不離體，故用愈光，而體愈明。此所以能無遺其殃也。襲，承也。且真常之道，吾固有之。但凡人不能承襲而自絕耳。苟能如此做工夫，則綿綿而不絕矣。故曰是謂襲常。

使我介然有知。行於大道，唯施是畏。大道甚夷，而民好徑。朝甚除。田甚蕪。倉甚虛。服文采。帶利劍。厭飲食。財貨有餘。是為盜夸（韓非本作竽）。非道哉。

【註】此言世衰道微，人心不古，而極歎道之難行也。介然，猶些小。乃微少之意，蓋謙辭也。老子意謂使我少有所知識，而欲行此大道於天下。奈何天下人心奸險可畏，而將施之於誰耶。故曰唯施是畏。且有施而無受者，非徒無益而又害之。所謂生乎今之世，反古之道，災及其身者，故可畏。何也。以大道甚坦夷直捷，而民心邪僻，不由於大道，皆好徑矣。民好徑，則教化衰。教化衰，則奸愈甚。奸愈甚，則法益嚴。故曰朝甚除。除，謂革其弊也。且法令滋彰，盜賊多有。是以朝廷之法日甚嚴，而民因法作奸，更棄本而不顧，好為游食，故田日甚蕪。田甚蕪，則倉日甚虛。倉甚虛，而國危矣。風俗之壞，民心之險，一至於此。君人者，固當躬行節儉，清淨無欲，以正人心可也。且在上之人，猶然不知止足。而虛尚浮華，極口體之欲。而服文采，帶利劍，厭飲食，而積貨財。且上行下效，捷如影響。故上有好之，而下必有甚焉者。是則民之為盜，皆由上以唱之也。故曰是為盜竽。竽，樂之首，而為先唱者也。如此，豈道也哉。上下人心之如此，所以道之難行也。

善建者不拔。善抱者不脫。子孫祭祀不輟。修之於身，其德乃真。修之於家，其德乃餘。修之於鄉，其德乃長。修之於國，其德乃豐。修之於天下，其德乃普。故以身觀身。以家觀家。以鄉觀鄉。以國觀國。以天下觀天下。吾何以知天下然哉，以此。

【註】此言聖人所以功德無窮，澤及子孫者，皆以真修為本也。舉世功名之士，靡不欲建不拔之功，垂不朽之業。至皆不能悠久者，以其皆以智力而建之，則有智力過之者，亦可以拔之矣。抱，守也。脫，猶奪也，謂失脫也。以機術而守之，則有機術之尤者，亦可以奪之矣。是皆不善建，不善守者也。至若聖人復性之真，建道德於天下。天下人心感服，確乎而不可拔。故功流萬世，澤及無窮，傑然而不可奪。此皆善建善抱，所以福及子孫，故祭祀綿遠而不絕也。是故學道之人，修之於身，故其德乃真。莊子曰，道之真以治身，其緒餘以為國家，其土苴以為天下。故曰修之家，其德乃餘。修之鄉，其德乃長。修之國，其德乃豐。修之天下，其德乃普。故以性觀身，則性真而身

假。若以我身而觀天下之身，則性同而形忘。以此觀家則家和。以此觀鄉則鄉睦。以此觀國則國治。以此觀天下則天下平。所謂以性融物，則天下化。會物為己，則天下歸。故其德乃普。是以聖人一真之外無餘事，故唯以此。

含德之厚，比於赤子。毒蟲不螫（以尾毒傷物曰螫）。猛獸不據（以爪按物曰據）。攫鳥不搏（以翅擊物曰搏）。骨弱筋柔而握固，未知牝牡之合而媵作，精之至也。終日號而嗑不嘎，和之至也。知和曰常。知常曰明。益生曰祥。心使氣曰強。物壯則老，謂之不道。不道早已。

【註】此承上言聖人善建善抱，而不為外物之所搖奪者，以其所養之厚也。然人之所以有生者，賴其神與精氣耳。此三者苟得其養如赤子，則自不被外物所傷矣。故曰含德之厚，比於赤子。且毒蟲猛獸攫鳥，皆能傷人之物。至於赤子，則毒蟲雖毒而不螫，猛獸雖惡而亦不據，攫鳥雖梟而亦不搏。何也，以其赤子不知不識，神全而機忘也。所謂忘於物者，物亦忘之。人獸不亂群，人鳥不亂行。彼雖惡而不傷，以其無可傷之地。此言聖人神之王也。且如赤子之骨最弱，筋極柔。手無執，而屈握極固，不可擊。且又不知陰陽之合，而媵亦作者，乃精滿之至。聖人筋骨亦柔弱，而所握亦堅固者，以其精純之至也。故草木之有精液者，則柔弱而連固，精竭者，則枯槁而萎散。是知聖人如嬰兒者，以精得其養故也。然赤子終日號啼而咽嗑不嘎啞者，以其心本不動，而無哀傷怨慕之情，乃氣和之至。聖人之心和，亦然。斯三者，皆得其所養之厚，故所以比赤子之德也。且此三者，以神為主，以精為衛，以氣為守。故老子教人養之之方，當先養其氣。故曰知和曰常。何也，蓋精隨氣轉，氣逐心生。故心妄動則氣散，氣散則精益。所謂心著行淫，男女二根自然流液。故善養者，當先持其心，勿使妄動。心不妄動則平定，心平則氣和，氣和則精自固，而神自安，真常之性自復矣。故曰知和曰常。如所云不認緣氣之心為心，則真常之性自見。故曰知常曰明。意謂知真常之性者，可稱明智矣。苟不知真常之性，徒知形之可養，而以嗜欲口腹以益其生。殊不知生反為其戕，性反為其傷。故曰益生曰祥。祥，妖也。言益生反為生之害也。心不平，則妄動而使氣，氣散則精竭，精竭則形枯。故曰心使氣曰強。強，木之枯槁也。過強曰壯。故曰物壯則老。草木之物過壯，則將見其枯槁而老。人之精神元氣不知所養，而斲喪太過，可謂不道之甚矣。不道之甚，乃速其死也。故曰不道早已。已者，絕也。此老氏修養功夫，源頭蓋出於此。而後之學者，不知其本。妄構多方傍門異術，失老氏之指多矣。

知者不言。言者不知。塞其兌。閉其門。挫其銳。解其紛。和其光。同其塵。是謂玄同。故不可得而親。不可得而疏。不可得而利。不可得而害。不可得而貴。不可得而賤。故為天下貴。

【註】此言聖人所以為天下貴者，以其善得所養，妙契忘言，而能與道玄同也。謂聖人自知之明，故善能含養於心，而不形於言。以自知之真，言有所不及也。若夫常人嘵嘵資於口談者，皆非真知者也。故曰知者不言，言者不知。下言養之之方。兌為口，為說。謂聖人緘默自守，不事口舌。故曰塞其兌。不事耳目之玩。故曰閉其門。遇事渾圓，不露鋒芒。故曰挫其銳。心體湛寂，釋然無慮。故曰解其紛。紛，謂紛紜雜想也。含光斂耀，順物忘懷。故曰和其光，同其塵。此非妙契玄微者，不能也。故曰是謂玄同。聖人造道之妙，大而化之至於此。其心超然塵表，故不可得而親。精誠動物，使人見而不能捨，故不可得而疏。淡然無欲，故不可得而利。妙出死生，故不可得而害。視王侯之如隙塵，故不可得而貴。披褐懷玉，故不可得而賤。以其聖人跡寄寰中，心超物表，不在親疏利害貴賤之間，此其所以為天下貴也。

以正治國。以奇用兵。以無事取天下。吾何以知其然哉，以此。天下多忌諱，而民彌貧。民多利器，國家滋昏。人多技巧，奇物滋起。法令滋彰，盜賊多有。故聖人云，我無為而民自化。我好靜而民自正。我無事而民自富。我無欲而民自樸。

【註】此言治天下國家者，當以清淨無欲為正，而不可用奇巧以誘民也。且奇巧詐術，是為詭道。但可用之於兵，不可以治國。故曰以正治國，以奇用兵。然兵者不祥之器，不得已而用之，乃好事者為之耳，非取天下之具也。故以無事取天下。吾何以知無事可以取天下之然哉，以此。此，指下文有事而言。蓋忌諱，利器，技巧，法令，皆有事也。此何以不足取天下。且天下多忌諱，而民彌貧。忌，謂禁不敢作。諱，謂不敢言。只如文王之囿七十里，與民共之，芻蕘雉兔取之者無禁。即有不便於民者，言之不諱，所以民得安其生。故在上者無事，而民日富。今則殺其麋鹿者，如殺人之罪，取之者死，民有不便，言之者戮，故民不聊生，且又無所措手足。此多忌諱之事，而民彌貧也。賢者，國之利器也。今國無道，賢者在野。是利器在民不在朝。所以國家滋昏。由上多欲好奇，故人心雕琢，技巧日生。技巧生，而奇物滋起。奇物起，則貪愈甚。貪愈甚，而盜賊生。故法令滋彰，而盜賊多有也。以此天下擾擾而不安。是皆有為忘動，有事多欲之過也。故古之聖人有言曰，我無為而民自化。我好靜而民自正。我無事而民自富。我無欲而民自樸。宜矣。

其政悶悶，其民醇醇。其政察察，其民缺缺。禍兮福所倚，福兮禍所伏，孰知其極？其無正耶？正復為奇，善復為妖。人之迷，其日固久。是以聖人方而不割。廉而不剝。直而不肆。光而不耀。

【註】此詳言上章有為之害，而示之以無為之方也。悶悶，無知貌。所謂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之意。由百姓皆注其耳目，若示有知，即上云法令滋彰，盜賊多有矣。故聖人潛行密用，令其悶悶然若無所知。則民情不鑿，奸偽自然不生。故其政悶悶，其民醇醇。若其政令察察然分星擘兩，則民多不自安，缺缺然憂有餘矣。故云其政察察，其民缺缺。缺缺，多憂不足之意。蓋禍福之機，端在人心之所萌。若其機善，則禍轉為福。若其機不善，則福轉而為禍。此禍福相倚伏也。由人機心不息，則禍福旋轉如循環之無端，人孰能知其止極耶。故孔子曰，知機其神乎，謂是故也。然禍福循環之如此，豈無真人而以理正之耶。但世衰道微，人心不古，邪正不分，善惡顛倒。本示之以正，則彼反以為奇詭。本教之以善，而彼反以為妖怪。正所謂未信而勞諫，則以為厲謗。此人心之迷固已久矣，縱有聖人之教，亦不能正之矣。莊子曰，三人行，一人迷方，猶有解者。二人惑，則不能易。今天下皆迷，其誰能解之耶。是以聖人遊濁世以化民，貴在同塵和光，渾然無跡。故雖方而不傷其割。割，謂割截，乃鋒稜太露也。雖廉而不傷於剝。剝，謂刻削太甚也。雖直而不傷於肆。肆，謂任意無忌也。雖光而不傷於耀。耀，謂銜耀己見也。此聖人有所長，而能養其所長，故為天下貴。此所以無為而治，好靜而自安，無為而民自化矣。

治人，事天，莫若嗇。夫惟嗇，是謂早復。早復，謂之重積德。重積德，則無不克。無不克，則莫知其極。莫知其極，可以有國。有國之母，可以長久。是謂深根固蒂，長生久視之道。

【註】此言聖人離欲復性，以為外王內聖之道也。嗇，有而不用之意。老子所言人天，莊子解之甚明。如曰，不以人害天，不以物傷性。蓋人，指物欲。天，指性德也。言治人事天莫若嗇者。然嗇，即復性工夫也。謂聖人在位，貴為天子，富有四海。其子女玉帛，聲色貨利，充盈於前。而聖人以道自守，視之若無，澹然無欲，雖有而不用。所謂堯舜有天下而不與，此以嗇治人也。聖人并包四海，智周萬物。不以私智勞慮，而傷其性真。所謂毋搖爾精，毋勞爾形，毋使汝思慮營營。蓋有智而不用其智，此以嗇事天也。復性工夫，莫速於此。故曰是謂之早復。此復字，是復卦不遠復之意。言其速也。又如一曰克己復禮，天下歸仁之意。莊子曰，賊莫大於德有心。然有心之德施

於外，故輕而不厚。復性之功，天德日全，不期復而自復，所謂復見天地之心。故曰早復謂之重積德。能重積德，則無不克矣。此克字，乃克敵之克。即顏子克己之克。以性德日厚，則物欲消融。而所過者化，無物與敵。則其德高明廣大，民無得而稱焉。故曰無不克，則莫知其極。極，至極，猶涯量也。此內聖之德既全，雖無心於天下，乃可以託於天下。故曰莫知其極，可以有國。此內聖之道，真以治身，其緒餘以為天下國家。故曰可以有國。此道先天地不為老，後天地不為終。故曰可以長久。古人所言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者，如此而已。結句蓋古語。老子引證，以結其意耳。

治大國，若烹小鮮。以道蒞天下，其鬼不神。非其鬼不神，其神不傷人。非其神不傷人，聖人亦不傷人。夫兩不相傷，故其德交歸焉。

【註】此言無為之益，福利於民，反顯有為之害也。凡治大國，以安靜無擾為主，行其所無事，則民自安居樂業，而蒙其福利矣。故曰若烹小鮮。烹小鮮，則不可撓。撓，則糜爛而不全矣。治民亦然。夫虐政害民，災害並至，民受其殃。不知為政之道，乃以鬼神為厲而傷人，反以祭祀以要其福。其實君人者不道所致也。若以道德君臨天下，則和氣致祥，雖有鬼而亦不神矣。不神，謂不能為禍福也。且鬼神非無，然洋洋乎如在其上，如在其左右，豈不昭格於上下耶。第雖靈爽赫然，但只為民之福，不為民害。故曰非其鬼不神，但其神不傷人耳。然非其神不傷人，實由聖人含哺百姓，如保赤子。與天地合其德，鬼神合其吉凶，而絕無傷民之意，故鬼神協和而致福也。故曰非其神不傷人，聖人亦不傷之。如湯之時，七年大旱。湯以身代犧牲，藉茅以禱，致雨三尺。故民皆以湯王克誠感格所致，斯蓋由夫兩不相傷，故其德交歸焉。此無為之德，福民如此。

大國者下流。天下之交。天下之牝。牝常以靜勝牡。以靜為下。故大國以下小國，則取小國。小國以下大國，則取大國。故或下以取。或下而取。大國不過欲兼畜人。小國不過欲入事人。夫兩者各得其欲。故大者宜為下。

【註】此言君天下者，當以靜勝為主，不可以力相尚也。夫流之在下者，如江海，眾水歸之。故大國之在天下，眾望歸之。故如流之在下，以為天下之交。納汙含垢，無所不容。又虛而能受，如天下之牝也。凡物之雌曰牝，雄曰牡，牡動而牝靜。動則不育，靜能有生，是牝以靜勝牡也。以此譬喻聖人之德。然聖人為天下牝者。以天下之人，衣食皆賴之以生，爵祿皆賴之以榮，萬幾並集於一人。故君道無為，而皆任其所欲，各遂其所生。所謂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，此似牝以靜勝牡也。是則靜為群動之歸趨，故以靜為下。大字小，小事大，皆有以下之也。取者，得之易也。大字小，如母育子。小事大，如子奉母。精神相孚，相得最易，故如掇之也。然大字小，必有所容。故曰或下以取。以，猶左右之也。小事大，必有所忍。故曰或下而取。而，因而取之也。皆無妄動之過，故交歸焉。且大國之欲，不過兼畜人，非容無以成其大。小國之欲，不過入事人，非忍無以濟其事。兩者既各得其所，而大者更宜下。何也。以大國素尊，難於下耳，故特勉之。此老子見當時諸侯，專於征伐，以力不以德，知動不知靜，徒見相服之難，而不知下之一字，為至簡之術。蓋傷時之論也。

道者，萬物之奧。善人之寶。不善人之所保。美言可以市。尊行可以加人。人之不善，何棄之有。故立天子，置三公，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。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。不曰求以得，有罪以免耶。故為天下貴。

【註】此言道之為貴，誠人當勉力求之也。道者，萬物之奧。奧者，室之西南隅。有室必有奧。但人雖居其室，而不知奧之深邃。以譬道在萬物，施之日用尋常之間，人日用而不知，故如奧也。

然道既在萬物，足知人性皆同。雖有善惡之差，而性未嘗異，以其俗習之偏耳。故善人得之以為寶。惡人雖失，亦賴此道保之以有生。故曰所保。苟非其道以保之，則同無情瓦石矣。足見理本同也，所謂堯舜與人同耳。由此觀之，天下豈有可棄之人耶。且一言之美，則可以市。市，利也。一行之尊，則可以加於人之上。況大道之貴，豈止一言之美，一行之尊。且人之全具而不欠缺一毫者，斯則不善之人，又何棄之有耶。故立天子，置三公，雖有拱璧以先駟馬，不如坐進此道，此古語也。老子解之曰，然天子三公，不足為尊貴。拱璧駟馬，不足為榮觀。總不如坐進此道。所以貴此道者，何耶。豈不曰，求道以得之，縱有罪亦可以免之耶。是知桀紂，天子也，不免其誅。四凶，三公也，不免其戮。非無拱璧駟馬，而竟不能免其罪。故夷齊諫武王而不兵，巢許傲天子而不讎，豈非求以得有罪以免耶。況夫一念復真，諸罪頓滅。苟求而得，立地超凡。故為天下貴也。

為無為。事無事。味無味。大，小。多，少。報怨以德。圖難於其易。為大於其細。天下難事，必作於易。天下大事，必作於細。是以聖人終不為大，故能成其大。夫輕諾必寡信。多易必多難。是以聖人猶難之。故終無難。

【註】此言聖人入道之要妙，示人以真切工夫也。凡有為，謂智巧。有事，謂功業。有味，謂功名利欲。此三者，皆世人之所尚。然道本至虛而無為。至靜而無事。至淡而無味。獨聖人以道為懷，去彼取此。故所為者無為。所事者無事。所味者無味。故世人皆以名位為大，以利祿為多而取之。然道至虛微淡泊無物，皆以為小少，故棄而不取。聖人去功與名，釋智遺形，而獨與道游。是去其大多，而取其小少。故以至小為至大，至少為至多。故大其小，而多其少也。試觀世人報怨以德，則可知矣。何也。且世之人，無論貴賤，事最大而難解者，怨也。然怨之始也，偶因一言之失，一事之差。遂相構結，以至殺身滅名，亡國敗家之禍。甚至有積怨深憤，父子子孫，累世相報而未已者。此舉世古今之恆情也。豈非其事極大且多哉。惟聖人則不然。察其怨之未結也，本不有。始結也，事甚小。既結也，以為無與於己。故無固執不化之心，亦無有我以與物為匹敵。其既往也，事已消之，求其朕而不可得。以此觀之，則任彼之怨，在我不報之心矣。然彼且以為有怨，在我全無報復之心，彼必以我為德矣。是所謂報怨以德，非謂曲意將德以報怨也。孔子以直報怨，正謂此耳。斯則怨乃事之至大而多，人人必有難釋者。殊不知有至易者存焉。是所謂為無為，事無事，大其小，而多其少也。天下之事，何獨於怨，而事事皆然。故天下之事至難者，有至易存焉。至大者，有至細存焉。人不見其易與細，而於難處圖之，大處為之，必終無成。苟能圖之於易，而為之於細，鮮不濟者。以天下難事必作於易。天下大事必作於細，故也。作者，始起也。是以聖人虛心體道，退藏於密。跡愈隱而道愈光，澤流終古而與天地參。此所謂終不為大，故能成其大也。老子言及至此，抑恐世人把易字當作容易輕易字看。故誠之曰，夫輕諾必寡信，多易必多難。謂世人不可將事作容易看也。且容易許人，謂之輕諾。凡輕許者，必食言而寡信。見事之容易而輕為者，必有始而無終。是故易字，非容易也。世人之所難，而聖人之所易。世人之所易，而聖人之所難。故曰聖人猶難之，故終無難。猶，應作尤。古字通用。更也。謂世人之所甚易者，而聖人更難之，故終不難耳。觀夫文王兢兢，周公業業，戒慎恐懼乎不睹不聞，皆聖人之所難也。余少誦圖難於易為大於細二語，只把作事看。及余入山學道，初為極難，苦心不可言。及得用心之訣，則見其甚易。然初之難，即今之易。今之易，即初之難。然治心如此，推之以及天下之事皆然。此聖人示人入道之真切工夫也。志道者勉之。

其安易持。其未兆易謀。其脆易破。其微易散。為之於未有。治之於未亂。合抱之木，生於毫末。九層之臺，起於累土。千里之行，始於足下。為者敗之。執者失之。聖人無為，故無敗。無執，故無失。民之從事，常於幾成而敗之。慎終如始，則無敗事。是以聖人欲不欲，不貴難得之貨。學不學，復眾人之所過。以輔萬物之自然。而不敢為。

【註】此釋上章圖難於易為大於細之意，以示聖人之要妙，只在為人之所不為，以為學道之捷徑也。治人事天工夫，全在於此。安與未兆。蓋一念不生。喜怒未形。寂然不動之時。吉凶未見之地。乃禍福之先。所謂幾先也。持字，全是用心力量。謂聖人尋常心心念念，朗然照於一念未生之前，持之不失。此中但有一念動作，當下就見就知。是善則容，是惡則止，所謂早復。孔子所謂知幾其神乎。此中下手甚易，用力少而收功多。故曰其安易持。兆，是念之初起。未兆，即未起。此中喜怒未形，而言謀者。此謀，非機謀之謀，乃戒慎恐懼之意。於此著力，圖其早復。蓋第一念為之於未有也。若脆與微，乃是一念始萌，乃第二念耳。然一念雖動，善惡未著，甚脆且微。於此著力，所謂治之於未亂也。合抱之木以下，三句皆譬喻。毫末，喻最初一念。累土足下，喻最初一步工夫也。上言用心於內，下言作事於外。為執二句，言常人不知著力於未然之前，卻在既發之後用心。為之則反敗，執之則反失矣。聖人見在幾先，安然於無事之時，故無所為，而亦無所敗。虛心鑒照，故無所執，而亦無所失。以其聖人因理以達事耳。常民不知在心上做，卻從事上做，費盡許多力氣，且每至於幾成而敗之。此特機巧智謀，有心做來，不但不成，縱成亦不能久，以不知聽其自然耳。慎終如始。始，乃事之初。終，乃事之成。天下之事，縱然盈乎天地之間。聖人之見，察其始也本來不有。以本不有，故將有也，任其自然，而無作為之心。及其終也，事雖已成，觀之亦似未成之始，亦無固執不化之念，此所謂慎終如始，故無敗事也。是以以下，總結聖人返常合道也。若夫眾人之所欲者，功名利祿，玉帛珍奇。所學者，權謀智巧。火馳於此，往而不返，皆其過也。至於道德無為，皆以為賤而所不欲，以為無用而不學。故恃智好為，以傷自然之樸。聖人離欲釋智，以復眾人之過耳。以恃萬物之自然，故終不敢為也。莊子內聖外王學問，全出於此。吾人日用明此，可以坐進此道。以此用世，則功大名顯。伊周事業，特緒餘耳。豈不至易哉。

古之善為道者。非以明民。將以愚之。民之難治，以其智多。以智治國，國之賊。不以智治國，國之福。知此兩者，亦楷式。能知楷式，是謂玄德。玄德深矣遠矣。與物反矣。乃至於大順。

【註】此言聖人治國之要，當以樸實為本，不可以智誇民也。明者，昭然揭示之意。愚者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之意。夫民之所趨，皆觀望於上也，所謂百姓皆注其耳目。凡民之欲蔽，皆上有以啟之。故上有好者，下必有甚焉者也。故聖人在上，善能以斯道覺斯民，當先身以教之。上先不用智巧，離欲清淨，一無所好，若無所知者。則民自各安其日用之常，絕無一念好尚之心。而黠滑之智自消，奸盜之行自絕矣。所謂我好靜而民自正，我無為而民自化。故曰非以明民，將以愚之。此重在以字。前云眾人皆有以。以，如春秋以某師之以。謂左右之也。此其上不用智，故民易治耳。然民之難治者，皆用智之過也。足知以智治國者，反為害也，乃國之賊。不用智而民自安，則為國之福矣。人能知此兩者，可為治國之楷式也。楷式，好規模也。苟能知此楷式，是謂之玄德矣。玄德，謂德之玄妙，而人不測識也。故歎之曰，玄德深矣遠矣。非淺識者所可知也。民之欲，火馳而不返。唯以此化民，則民自然日與物相反，而大順於妙道之域矣。語曰，齊一變至於魯，魯一變至於道。猶有智也。況玄德乎。

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，以其善下之，故能為百谷王。是以聖人欲上民，必以言下之。欲先民，必以身後之。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。處前而民不害。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。以其不爭，故天下莫能與之爭。

【註】此教君天下者，以無我之德，故天下歸之如水之就下也。百川之水，不拘淨穢，總歸於江海。江海而能容納之，以其善下也。此喻聖人在上，天下歸之，以其無我也。欲上民，必以言下者。言者，心之聲也。故君天下者，尊為天子。聖人虛心應物，而不見其尊，故凡出言必謙下。如

曰孤寡不穀，不以尊陵天下也。欲先人，必以身後之者。身者，心之表也。君天下者，貴為天子，天下推之以為先。聖人忘己與人，而不自見有其貴。故凡於物欲，澹然無所嗜好，不以一己之養害天下也。重者，猶不堪也。是則聖人之心，有天下而不與。故雖處上，而民自堪命，不以為重。雖處前，而民自遂生，不以為害。此所以天下樂推而不厭。蓋無我之至，乃不爭之德也。此爭非爭鬥之謂，蓋言心不馳競於物也。以其不爭，故天下莫能與之爭。莊子所謂兼忘天下易，使天下忘己難。此則能使天下忘己，故莫能與之爭耳。

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。夫惟大，故似不肖。若肖，久矣其細。我有三寶，持而寶之。一曰慈。二曰儉。三曰不敢為天下先。慈，故能勇。儉，故能廣。不敢為天下先，故能成器長。今捨慈且勇，捨儉且廣，捨後且先，死矣。夫慈，以戰則勝。以守則固。天將救之，以慈衛之。

【註】此章老子自言所得之道至大，世人不知，其實所守者至約也。道大，如巍巍乎惟天為大，蕩蕩乎民無稱焉，言其廣大難以名狀也。不肖，如孔子云不器。大史公謂孟子迂遠而不切於事情之意。即莊子所謂大有徑庭，不近人情也。此蓋當時人見老子其道廣大，皆如下文所云，以勇廣器長稱之，且不得而名，故又為不肖，即若孔子稱之猶龍也。故老子因時人之言，乃自解之曰，天下人皆謂我之道大，似乎不肖，無所可用。惟其大，所以似不肖耳。肖者，與物相似。如俗云一樣也。若肖，作一句。久矣其細，作一句。倒文法耳。謂我若是與世人一樣，則成細人久矣，又安得以道大稱之哉。下文釋其大之所以。謂世人皆見其物莫能勝我，遂以我為勇。見我寬裕有餘，遂以我為廣。見其人皆推我為第一等人，遂以我為器長。器者，人物之通稱也。以此故，皆謂我道大，其實似無所肖。殊不知我所守者至約。乃慈，儉，不敢為天下先，三法而已。慈者，并包萬物，覆育不遺，如慈母之育嬰兒。儉者，嗇也，有而不敢盡用。不敢為天下先者，虛懷游世，無我而不與物對。然以慈育物，物物皆己。且無己與物敵，物自莫能勝矣。故曰慈故能勇。心常自足，雖有餘而不用，所處無不裕然寬大矣。故曰儉故能廣。物我兩忘，超然獨立，而不見有己以處人前。故人皆以我為畸人，推為人中之最上者矣。故曰不敢為天下先，故能成器長。以此故，皆以我為道大似不肖耳。以我所守者如此，即前所云我獨異於人，而貴求食於母也。以此三者，乃大道之要妙耳。且今世人，捨慈而言勇，捨儉而言廣，捨後而言先，死矣。此死字，非生死之死，如禪家所云死在句下。蓋死活之死，言其無生意也。以世人不知大道之妙，但以血氣誇侈爭勝做工夫。故一毫沒用頭，皆死法，非活法也。且此三者之中，又以慈為主。不但學道，即治天下國家莫不皆然。若以戰則勝，以守則固，故王師無敵，民效死而勿去，皆仁慈素有所孚，故為戰勝守固之道。此所謂道之真以治身，其緒餘以為天下國家。以天地之大德曰生。故天將救斯民，而純以慈衛之。故聖人法天利用，而以慈為第一也，世俗惡足以知之。故知治世能用老氏之術，坐觀三代之化。所以漢之文景，得糟粕之餘，施於治道，迥超百代耳。此老子言言皆真實工夫，切於人事，故云甚易知易行。學人視太高，類以虛玄談之，不能身體而力行，故不得其受用耳。惜哉。

善為士者不武。善戰者不怒。善勝敵者不爭。善用人者為之下。是謂不爭之德。是謂用人之力。是謂配天，古之極。

【註】此言聖人善於下人，以明不爭之德，釋上三寶之意也。一章主意，只在善用人者為之下一句。乃假兵家戰勝之事，以形容其慈，乃不爭之至耳。士者，介冑之士。武者，武勇。然士以武為主。戰以怒為主。勝敵以爭為主。三者又以氣為主。況善於為士者不用武。善於戰者不在怒。善於勝敵者不必爭。即前所云以慈用兵也。意謂武怒爭三者，獨兵事所必用。若用之而必死，故善者皆不用。何況常人，豈可恃之以為用耶。乃驕矜恃氣，不肯下人，故人不樂其用，乃不善用人耳。故古之善用人者，必為之下，即此是謂不爭之德也。若以力驅人，能驅幾何。若以下驅人，則天下

歸之。是以下用人，最有力也。所謂上善若水，水善利萬物而不爭，以其有力也。是謂配天古之極者。乾天，坤地。若天地正位，則為否，而萬物不生。若乾下坤上，則為泰。是知天在上而用在下也。聖人處民上而心在下，可謂配天之德。此古皇維極之道，置百姓於熙皞至樂之中。斯豈不爭之德以治天下，而為力之大者與。此章主意，全在不用氣上做工夫。即前云專氣致柔，能如嬰兒。純和之至，則形化而心忘。不見物為對，則不期下而自下矣。殆非有心要下，而為用人之術也。然學人有志於謙德，則必尊而光，況聖人無我之至乎。

用兵有言，吾不敢為主而為客。不敢進寸而退尺。是謂行無行（音杭戶剛反）。攘無臂。仍無敵。執無兵（兵者五兵器械謂戈矛及戟干也）。禍莫大於輕敵。輕敵幾喪吾寶。故抗兵相加，哀者勝矣。

【註】此重明前章不爭之德，以釋上三寶以慈為本之意也。然慈，乃至仁之全德也。所謂大仁不仁。以其物我兼忘，內不見有施仁之心，外不見有受施之地。故凡應物而動，皆非出於有心好為，蓋迫不得已而後應。故借用兵以明慈德之至也。何以知之。且如古之用兵者有言曰，吾不敢為主而為客，不敢進寸而退尺。以此觀之，足可知也。古之用兵，如涿鹿孟津之師是也。兵主，如春秋征伐之盟主。蓋專征伐，主於兵者，言以必爭必殺為主也。客，如諸侯應援之師。本意絕無好殺之心。今雖迫不得已而應之，然亦聽之待之，若可已則已。以無心於功利，故絕無爭心，所以進之難而退之易。故曰不敢進寸而退尺。言身進而心不進，是以退心進也。以無爭心，故雖行而如不在行陣，雖攘而若無臂之人。仍，相仍，猶就也。言彼以我為敵，而我以彼為敵也。雖就，亦似無敵可對。雖執，猶若無兵可揮。戒懼之至，而不敢輕於敵。由不敢輕敵，所以能保全民命，不傷好生之仁。然禍之大者莫大於輕敵。以輕敵則多殺，多殺則傷慈，故幾喪吾寶矣。抗兵，乃兩敵相當，不相上下，難於決勝。但有慈心哀之者，則自勝矣。何則，以天道好生，助勝於慈者也。由是觀之，兵者對敵，必爭必殺以取勝。今乃以不爭不殺而勝之，蓋以慈為本故也。足見慈乃不爭之德，施於必爭地，而以不爭勝之，豈非大有力乎。用之於敵尚如此。況乎聖人無物為敵，而以平等大慈，并包萬物，又何物而可勝之耶。故前云不爭之德，是謂用人之力，是謂配天古之極。此章舊解多在用兵上說，全不得老子主意。今觀初一句，乃借用兵之言。至輕敵喪寶，則了然明白。是釋上慈字，以明不爭之德耳。

吾言甚易知易行。天下莫能知，莫能行。言有宗。事有君。夫惟無知，是以不我知。知我者希。則我者貴。是以聖人披褐懷玉。

【註】此章示人立言之指，使知而行之，欲其深造而自得也。老子自謂我所言者，皆人人日用中最省力一著工夫。明明白白，甚容易知，容易行。只是人不能知，不能行耳。以我言言事事，皆以大道為主，非是漫衍荒唐之說。故曰言有宗，事有君。宗，君，皆主也。且如一往所說，絕聖棄智，虛心無我，謙下不爭，忘形釋智，件件都是最省力工夫，放下便是，全不用你多知多解。只在休心二字，豈不最易知最易行耶。然人之所以不能知者，因從來人人都在知見上用心。除卻知字，便無下落。以我無知無識一著，極難湊泊，所以人不知我耳。故曰夫惟無知，是以不我知。然無知一著，不獨老子法門宗旨，即孔子亦同。如曰吾有知乎哉，無知也，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，此豈不是孔聖亦以無知為心宗耶。此夫子見老子後，方得妙悟如此。故稱猶龍，正謂此耳。然以無知契無知，如以空合空。若以有知求無知，如以水投石。所以孔老心法，千古罕明。故曰知我者希。若能當下頓悟此心，則立地便是聖人，故曰則我者貴。則，謂法則。言取法也。聖人懷此虛心妙道以遊世，則終日與人周旋，對面不識。故如披褐懷玉。永嘉云，貧則身常披縷褐，道則心藏無價珍。

此一章書，當在末後結束。蓋老子向上一往所言天人之蘊，至此已發露太盡，故著此語。後章只是要人在日用著力做工夫，以至妙悟而後已。

知不知，上。不知知，病。夫惟病病，是以不病。聖人不病。以其病病，是以不病。

【註】此承上言惟無知，是以不我知。恐人錯認無知，故重指出無知之地也。然世人之知，乃敵物分別之知，有所知也。聖人之知，乃離物絕待，照體獨立之知，無所知也。故聖人之無知，非斷滅無知，乃無世人之所知耳。無所知，乃世人所不知也。世人所不知，乃聖人之獨知。人能知其所不知之地，則為上矣。故曰知不知上。若夫臆度妄見，本所不知，而強自以為知。或錯認無知為斷滅，同於木石之無知。此二者皆非真知，適足為知之病耳。故曰不知知病。若苟知此二者為知之病，則知見頓亡，可造無知之地，而無強知妄知之病矣。故曰夫惟病病，是以不病。聖人但無強妄之知，故稱無知，非是絕然斷滅無知也。故曰聖人不病。此段工夫，更無別樣玄妙。唯病其妄知強知是病而不用。是以不墮知病之中，而名無知。此無知，乃真知。苦如此真知，則終日知而無所知。斯實聖人自知之明，常人豈易知哉。此所以易知易行，而世人不能知不能行也。古云，知之一字，眾妙之門。知之一字，眾禍之門。然聖人無知之地，必假知以入。若悟無知，則妄知自泯。此乃知之一字，眾妙之門也。若執有知以求無知，則反增知障，此乃眾禍之門。正是此中知之病也。知不知上，最初知字，正是入道之要。永嘉云，所謂知者，但知而已，此句最易而難明。學者日用工夫，當從此入。

民不畏威，大威至矣。無狹其所居。無厭（平聲）其所生。夫惟不厭，是以不厭（去聲）。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。自愛不自貴。故去彼取此。

【註】此章教人遺形去欲，為入道之工夫，以造聖人無知之地也。凜然赫然而可畏者，謂之威。如云寒威，炎威，是也。是則凡可畏者，皆謂之威。唯國之大罰，與天地之肅殺，乃大威也。此借以為戕生傷性者之喻。世人以為小惡不足戒，而不知畏，必致殺身而後已。此民不畏威，大威至矣。喻世人祇知嗜欲養生，而不知養生者，皆足以害生而可畏也。且若嗜酒色，必死於酒色。嗜利欲，必死於利欲。嗜飲食，必死於飲食。是則但有所嗜，而不知畏，必至於戕生傷性而後已。此不畏威，故大威至矣。然人但知嗜而不知畏者，以其止知有身之可愛，有生之可貴，以此為足。而不知大有過於此者，性也。且吾性之廣大，與太虛同體，乃吾之真宅也。苟以性視身，則若大海之一涵，太虛之一塵耳，至微小而不足貴者。人不知此，而但以蕞爾之身，以為所居之地。將為至足，而貴愛之，則狹陋甚矣。故戒之曰，無狹其所居。狹其居者，將以此身此生為至足也。故又戒之曰，無厭其所生。厭，足也。若知此身此生之不足貴，則彼物欲固能傷生，亦不足以害我矣，以其無死地也。故曰夫惟不厭，是以不厭。厭，棄也。故聖人自知尊性，而不見生之可養。自愛遺形，而不見身之可貴。此聖人之所獨知，世人之所不知也。故去彼眾人之所知，取彼所不知，以為道之要妙耳。以此足見世人之所知者，皆病也。聖人病之而不取，故不病也。後三章互相發明此章之旨。

勇於敢，則殺。勇於不敢，則活。此兩者，或利或害。天之所惡，孰知其故。是以聖人猶難之。天之道不爭善勝。不言而善應。不召而自來。繹（音闌舒緩也）然而善謀。天網恢恢，疏而不失。

【註】此言天命可畏，報應昭然，教人不可輕忽也。勇者，決定之志也。敢者，不計利害而決於為也。殺活，死生也。謂凡世人作事，不顧利害，不怕死生，而敢為之。然敢乃必死之地。故曰勇於敢則殺。若用志於不敢為，是足以保身全生。故曰勇於不敢則活。此天道必然之理也。且此二者，亦有敢而生，不敢而死者。至若顏子夭，而盜蹠壽，此乃當害而利，當利而反害者，何耶。況

天道好謙而惡盈，與善而惡惡。是則為惡者，當惡而不惡，斯豈報應差舛耶。世皆疑之。故解之曰，天之所惡，孰能知其故。故，所以然也。孔子曰，無求生以害仁，有殺身以成仁。由此觀之，生存而仁害，雖生亦死。身滅而仁成，雖死亦生。斯則蹶非壽，顏非夭矣。此乃天道所以然之妙，而非世人所易知。是以聖人於此猶難之，不敢輕忽，而敬畏之。所謂畏天之威，於時保之也。故下文歷示天道之所以。逆天者亡，故不爭而善勝。感應冥符，故不言而善應。吉凶禍福如影響，故不召而自來。然報愈遲，而惡愈深，禍愈慘，故緘然而善謀。以報速者有所警，報緩則不及悔，必至盡絕而後已。此所謂善謀也。是則天道昭昭在上，如網之四張，雖恢恢廣大，似乎疏闊。其實善惡感應，毫髮不遺。此所謂疏而不失也。世人不知天命之如此，乃以敢以強以爭競於名利之場。將謂一身之謀，不顧利害死生而為之，自謂智力以致之。蓋不知命之過，皆取死之道也。可不畏哉。

民不畏死，奈何以死懼之。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，吾將執而殺之。孰敢。常有司殺者殺。夫代司殺者殺，是謂代大匠斲。夫代大匠斲者，希有不傷手矣。

【註】此承上章天道無言，而賞罰不遺，以明治天下者當敬天保民，不可有心尚殺以傷慈也。治天下者，不知天道，動尚刑威，是以死懼民也。老子因而歎之曰，民不畏死，奈何以死懼之耶。以愚民無知，但為養生口體之故，或因利而行劫奪，或貪欲而嗜酒色。明知日蹈死亡，而安心為之，是不畏死也。如此者眾，豈得人人而盡殺之耶。若民果有畏死之心，但凡有為奇詭之行者，吾執一人而殺之，則足以禁天下之暴矣。如此，誰又敢為不法耶。民既不畏死，殺之無益，適足以傷慈耳。夫天之生民，必有以養之。而人不知天，不安命，橫肆貪欲以養生。甚至不顧利害，而無忌憚以作惡，是乃不畏天威。天道昭昭，必將有以殺之矣。是居常自有司殺者殺，無庸有心以殺之也。所謂天生天殺，道之理也。今夫人主，操生殺之權，乃代天之威以保民者。若民惡貫盈，天必殺之。人主代天以行殺，故云代司殺者殺，如代大匠斲也。且天鑑昭明，毫髮不爽。其於殺也，運無心以合度，揮神斤以巧裁。不疾不徐，故如大匠之斲，運斤成風而不傷鋒犯手。至若代大匠斲者，希有不傷手矣。何也。夫有心之殺，乃嗜殺也。嗜殺傷慈。且天之司殺，實為好生。然天好生，而人好殺，是不畏天而悖之，反取其殃。此所以為自傷其手也。孟子曰，不嗜殺人者能一之，此語深得老子之餘意。故軻力排楊墨，而不及老莊，良有以焉。至哉仁人之言也。

民之飢，以其上食稅之多，是以飢。民之難治，以其上之有為，是以難治。民之輕死，以其求生之厚，是以輕死。夫惟無以生為者，是賢於貴生。

【註】此釋上章民不畏死之所以，教治天下者當以淡泊無欲為本也。凡厥有生，以食為命。故無君子莫治野人，無野人莫養君子，是則上下同一命根也。然在上之食，必取稅下民。一夫之耕，不足以養父母妻子。若取之有制，猶可免於飢寒。若取之太多，則奪民之食以自奉，使民不免於死亡。凡賊盜起於飢寒也，民既飢矣，求生不得，而必至於奸盜詐偽，無不敢為之者。雖有大威，亦不畏之矣。是則民之為盜，由上有以驅之也。既驅民以致盜，然後用智術法以治之。故法令茲彰，盜賊多有，此民所以愈難治。雖有斧鉞之誅，民將輕死而犯之矣。由是推之，民之輕死，良由在上求生之厚以致之，非別故也。厚，重也。此句影前當有一上字，方盡其妙。然重於求生，以但知生之可貴，而以養生為事，不知有生之主。苟知養生之主，則自不見有身之可愛，有生之可貴。欲自消而心自靜，天下治矣。所謂我無為而民自化，我好靜而民自正，我無事而民自富，我無欲而民自樸。故曰夫惟無以生為者，是賢於貴生。賢，猶勝也。此中妙處，難盡形容。當熟讀莊子養生主，馬蹄胠篋諸篇，便是注解。又當通前四章反復參玩，方見老子喫緊處。

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。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，其死也枯槁。故堅強者死之徒，柔弱者生之徒。是以兵強則不勝。木強則共（音拱兩手合圍也）。強大處下。柔弱處上。

【註】此章傷世人之難化，欲在上者當先自化，而後可以化民也。結句乃本意，上文皆借喻以明之耳。經曰，此土眾生，其性剛強，難調難化。故老子專以虛心無為不敢，為立教之本。全篇上下，專尚柔弱而斥剛強。故此云，堅強者死之徒，柔弱者生之徒，乃借人物草木為喻。是以兵喻戒懼，木喻心虛。言兵若臨事而懼，不敢輕敵，故能全師以自勝。是以全生為上，而多死為下也。木之枝條，以沖氣為和。故欣欣向榮，而生意自見。是以虛心柔弱在上。若成拱把，則羸幹堅強者在下矣。以此足知戒懼虛心，柔弱翁受者，方可處於民上也。若夫堅強自用，敢於好為，則終無有生意矣。此語大可畏哉。

天之道，其猶張弓乎。高者抑之。下者舉之。有餘者損之。不足者補之。天之道，損有餘，而補不足。人之道則不然，損不足以奉有餘。孰能有餘以奉天下。唯有道者。是以聖人為而不恃。功成而不處。其不欲見賢耶。

【註】此言天道之妙，以明聖人法天以制用也。弓之為物，本附高而有餘，弜下而不足，乃弛而不用也。及張而用之，則抑高舉下，損附有餘之力，以補弜之不足。上下均停，然後巧於中的。否則由基逢蒙，無所施其巧矣。天之道亦猶是也。以其但施而不受，皆損一氣之有餘，以補萬物之不足，均調適可，故各遂其生。人道但受而不施，故人主以天下奉一己。皆損百姓之不足，以補一人之有餘，哀寡益多，故民不堪其命。誰能損有餘以奉天下哉。唯有道者，達性分之至足，一身之外皆餘物也。故堯舜有天下而不與，即以所養而養民，乃能以有餘奉不足也。是以聖人與道為一，與天為徒。故法天制用，雖為而不恃其能，雖成而不居其功，此損之至也。損之至，故天下樂推而不厭。雖不欲見賢，不可得也。其不欲見賢耶一句，謂我心本不欲見賢，而人自以我為賢矣。此益也，由損而至。故唯天為大，唯堯則之，此之謂也。

天下莫柔弱於水。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。以其無以易之也。故柔之勝剛。弱之勝強。天下莫不知，莫能行。是以聖人云。受國之垢，是謂社稷主。受國之不祥，是謂天下王。正言若反。

【註】此結通篇柔弱之意，欲人知而能行也。無以易之。易，輕易也。即左傳訓師無易敵之易。調師之柔弱，則敵人有以料而易之以取勝。至若水之柔弱，則人莫能料。莫能料，故無以易之，而卒莫能以取勝。此所以攻堅強者莫之能先。莫能先，謂無有過於此也。世人皆以柔弱為不足取，率輕易之。故天下皆知之而莫能行，以柔弱為垢辱不美之稱故也。祥，猶嘉美也。是以凡稱人君，則曰乾剛能斷有為，遂以為明君。若夫無為，則國人皆以柔弱為恥辱而不美矣。故聖人云，果能以柔弱處上，恬澹無為，能受一國之恥垢者，則為社稷真主。能受一國不美之名者，則為天下明王矣。如堯之垂拱無為，則野老謳曰，帝力何有於我哉。此受國之垢也。然柔弱無為，乃合道之正言，但世俗以為反耳。

和大怨，必有餘怨。安可以為善。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。有德司契。無德司徹。天道無親。常與善人。

【註】此言聖人無心之恩，但施而不責報，此為當時計利者發也。然恩生於怨，怨生於恩。當時諸侯兩相構怨，霸者主盟而為和之。大怨既和，而必責報。報之不至，而怨亦隨之，是有餘怨也。莊子云，賊莫大於德有心。故曰安可以為善。是以聖人無心之德，但施而不責報。故如貸之執左契，

雖有而若無也。契，貨物之符券也。合同剖之，而有左右。貸者執右，物主執左，所以責其報也。有德司契，但與而不取，徒存虛契。無德司徹，不計彼之有無，必征其餘，如賦徹耳。徹，周之賦法。謂時至必取於民，而無一毫假借之意。然上責報而下計利，將謂與而不取，為失利也。殊不知失於人，而得於天。故曰天道無親，常與善人。且施而不取，我既善矣。人不與而天必與之，所謂自天佑之，吉無不利。豈常人所易知哉。

小國寡民。使有什伯人之器而不用。使民重死而不遠徙。雖有舟輿，無所乘之。雖有甲兵，無所陳之。使民復結繩而用之。甘其食。美其服。安其居。樂其俗。鄰國相望。雞狗之聲相聞。民至老死不相往來。

【註】此結通篇無為之益，施於治道，可復太古之化也。什伯之器，並十曰什，兼百曰伯。器，材也。老子自謂以我無為之治，試於小國。縱使有兼十夫百夫之材者，亦無所用之，以民淳而無事故也。若國多事，煩擾於民。或窮兵致亂，重賦致饑。民不安其居，則輕死而去之。今一切無之，故使民重死，而不遠徙。舟輿，水陸之具。不遠徙，故雖有舟車無所用。不尚爭，故雖有甲兵無所陳。陳，列也。不用智，故可使結繩而用之如太古矣。民各自足其足，絕無外慕之心。不事口體，故以尋常衣食為甘美，以平居里俗為安樂，日與鄰國雞狗相聞。至近之地，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。如此，則淳樸之至，乃太古之化也。老子所言，疾當時之弊，皆有為用智剛強，好爭尚利，自私奉己，而不恤於民。故國亂民貧，而愈難治。所以治推上古，道合無為，全篇所論，不出乎此，蓋立言之本旨也。故終篇以此，請試而行之，可以頓見太古鴻荒之化。言取效之速如此也。所謂一日克己復禮，天下歸仁，深有味乎此言也。老氏之學，豈矯世絕俗之謂哉。

信言不美，美言不信。善者不辯，辯者不善。知者不博，博者不知。聖人不積，既已為人已愈有，既已與人已愈多。天之道，利而不害。聖人之道，為而不爭。

【註】此結通篇立言之旨，以明老氏立教之宗也。信言不美者，斯乃釋疑之辭。以明道本無言，因言顯道之意也。首章云，道可道，非常道。以可道之道，乃言說也。老子自謂道若可言，即非真道矣。今上下五千餘字，豈非言耶。既已有言，則道非真矣。因於終篇以自解之，以釋後世之疑耳。然信，舊注實也。謂真實之言，即由衷之言也。美言，華美之言，乃巧言也。老子意謂道本無言，因言以顯。但我所言者，字字皆從真實理中流出，第藉之以彰道妙，故信實而不美。非若世人誇誕浮辭，雖美而不信也。且世衰道微，人心不古。當時學者不達無言之旨，乃嘵嘵好辯尚博，各擅專門。如楊朱墨翟御寇公孫之徒，祖述相傳，以辯博為宗，自以為善。殊不知以多歧亡羊，多方喪真，去道轉遠。老子因而斥之曰，孰知不言之教，不辯之辯哉。以彼辯者，則不善於道。果善於道，則自不辯矣。且道本無言，乃至約也。但了悟於心，可目擊而喻，妙契無言，自不容聲矣，何事於博哉。故曰知者不博。時人不知出此，徒事多聞，增益知見，以博為知，其實不知多言數窮。故曰博者不知。以彼不知大道體虛，運而不積。而彼以積為務，故愈增障礙。殊不知有積則有散，有散則有窮。無積則無散，無散則無窮。由聖人體虛合道，忘言任真，了無所積。由其不積，則不窮。所謂虛而不屈，動而愈出。如樞得環中，以應無窮。故既已為人已愈有，既已與人已愈多也。且天乃無言之聖，聖乃有言之天。以天道不積，其體至虛。故四時運而不竭，利盡萬物而不傷其體。故曰天之道利而不害。害，非害物之害。乃不傷己之意。聖人法天利用，故終日運用，為物作則，而了然無物可當於情。故曰為而不爭。爭，謂與物競也。斯蓋虛心遊世，超然獨立於萬物之上矣。老子學問工夫，真實直捷處，盡在於此。故結全書立言之旨，妙盡於是矣。學者勉哉。